

良友文叢書

月下去了

趙家璧譯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

種一十.四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專 著 學 術 文 獻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一 九 五 一 年

新 華 書 局 北 京 出 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

# 月亮下去了

著克培坦斯·美  
譯 璧 家 趙



復友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桂林總大校

渝 2011

## 譯者的話

約翰·斯坦普克 John Steinbeck，是帕索斯 J. Dos Passos 海徹威 E. Hemingway 和福爾格奈 W. Faulkner 以後美國現實主義作家中後起的偉人。他被中國讀者所認識還是最近幾年間的事。他的作品中被譯成中文的有「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及「人鼠之間」Between Man and Mice 等，大都以暴露美國下層社會生活為題材，祇有這部書是例外。

本書完成於一九四二年，離北歐被希特勒所侵佔已近一年餘。寫當地某一小城市被軸心軍「和平」佔領的啟事。那裏的人民崇尚自由精神，「戰爭的經驗既缺乏，失敗的經驗更沒有」。所以當一隊軸心軍把這座城有十

二個衛兵的小城市用突襲，陰謀的方法佔領以後，所有的人民如入五里霧中，不知所措。但是他們慢慢的開始不糊塗了，他們懂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們「眼睛中的驚愕之光，變成了憤怒和仇恨」。當敵人用飢餓的方法強迫他們作工時，有一個有血氣的青年第一個反抗了。他的結果雖然成了敵人鎗下的犧牲品，但是他所做的是「第一次明確的行爲」。他的「動盪是公憤的開始」，糊塗的人民立刻就團結了起來。

書中那個可愛的女子摩蘭。莫頓的遭遇是值得我們同情而她的復仇又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還有那壞脾氣的樹娘，敵人來了還在考慮用茶還是用酒去接待的市長夫人，沉着應付的溫特醫生，逃往自由之邦去的兩青年，還有那至死不屈的市長，他們不但是歐洲淪陷區中的典型人物，吾國淪陷區中也儘多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是最近倣幸從淪陷

區逃出的。一個，到了自由的祖國，真想把這五年來在淪陷區中所見所聞，寫一部或甚至十部小說，來表揚我大中華民國忠良人民在敵後的各種愛國行動；可惜我不是一個小說家，這件工作祇能讓朋友們來完成了。

我從上海到桂林後不到十天，在新密司先生 F. C. Smith, Esq. 處看到這鄧斯坦培克的近作，是從倫敦寄來的原本，書面上還寫明是一九四二年美國每月讀書會 Book of The Month Club 的推荐。因為作者是我所喜歡的近代美國作家之一，便借來一口氣讀完了。我覺得這本書寫的就是我們淪陷區中的故事。抱定一種「遲緩」沉默、等待的「復仇方法」的人民就是我們在淪陷區中的同胞，而那些晚上見了黑影便放鎗的敵軍就是橫行在我們淪陷區中的日本兵。國內已出版的文藝作品中，以淪陷區人民的生活思想為題材的並不多，而這本小說以作品本身言也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所以



雖然聽見已有朋友根據美國的讀者文摘 *Book of the Month Club* 翻譯了本書的節本，我還是根據了原本把他全部譯完了。

書中的許多特長，好像人物刻劃的細緻，對話的簡潔，寫景的美麗，故事的電影化，讀者自能體會，無庸譯者的多言，但是奧頓市長的話更值得我們深思：

「人民不願被人征服，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被人所征服。自由的人民是不會挑起戰爭的，但是，一次開始了，他們在失敗中也能戰鬥。下流的羣衆，或是一個領袖的盲從者就不會這樣做，所以下流的羣衆可以常常打勝仗，自由的人民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你將來會明白的。」

——至於奧頓市長德萊前所說的話也就是希臘哲人蘇格拉底臨死前的遺言。這筆債我們大家要來替他還清的。

到十點四十五分鐘時，一切事情都過去了。這城市已被佔領。防禦已被擊退，戰事也告結束了。侵略者對於這一次戰役也和對較大規模的戰役同樣經過精密準備的。就在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郵差和警察都坐了當地聞名的商人考萊爾先生的小艇出外去垂釣。這天他把那華貴的帆船借了給他們。當郵差和警察看見那艘灰黑的小艇運輪艦載滿了兵士，靜靜地經過他們時，他們已遠在好幾哩外的海裏了。他們既然是這城中的公務員，

這當然是他們的職務。於是兩個人便駕駛了八艇回來，可是當他們到達港口時，這城市早被軍隊所佔領。這位郵差和警察還無法跨進在市政廳中的辦公室去。警員們依據職權堅持入內時，就被當做戰時俘虜拘禁起來，關在市立的牢獄裏面。

奉城的軍隊一共祇有十二名，也在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出去了，因為商人考萊爾先生捐贈了飯食，靶子，彈藥和獎品，在山背後六里路地方他那片可愛的草地上舉行打靶比賽。本城的軍隊，都是些長個子的青年，他們聽到飛機，在遠處看到降落傘時，他們就用跑步回到城裏來。他們到達時，侵略者已在路旁架上了機關鎗。這些長個子的兵士，對於戰爭經驗是很缺乏的，失敗的經驗更沒有，於是他們用來福鎗來開火。機關鎗響了一回兒，六個兵士便變成洞穿的衣包死了，三個槍打得半死，其他的三個兵

士帶了鎗逃入山中。

十點半時，侵略者的軍樂隊在市立廣場上奏着悅耳而感傷的音樂。市民們微張了嘴，眼睛受驚着，站在四周側耳靜聽，呆呆的望着那些戴着灰色鋼盔，在肩上擎着手提機關鎗的人。

十點三十五分，那六個洞寨的兵士下寨了，降落傘溜走了。軍隊已經紮在碼頭附近考萊爾先生的貨棧中，在那裏的架子上早已爲軍隊準備好了絨氈和吊床。

十點四十五分，那位年老的市長與頓接到侵略者監署上校要來謁見他的正式請求。這謁見禮已排定了準十一點鐘在市長的五間官舍中舉行。

這官舍中的客廳是華麗而舒適的。漆了金的椅子上面罩着坐舊了的織錦緞，僵硬的陳列着，好像一羣無事可做的僕人。一個半圓形的大理石壁

爐燃着一盆無燄的紅火，一隻手繪的煤斗放在爐邊。壁爐架上，兩旁是大花瓶，中間是一架大磁鐘，掛着會轉動的小天使。屋中所用的糊壁紙是深紅而帶些金色的圖案，木器都是白色的，既美觀又清潔。壁上掛的圖畫大半都在表現拯救遇險小孩的巨大的英勇事蹟，祇要有了犬，水火地震都不會傷害小孩。

火爐邊坐着老年的溫特醫生，留着鬚髮，淳樸而慈祥，是本城的歷史家而兼醫生。他呆呆地望着，他的兩只拇指在膝蓋上上下的轉動着。溫特醫生的爲人是那樣的淳樸，祇有一個深刻的人才能知道他的深刻處。他仰起頭來望着市長的侍從約瑟夫，看約瑟夫有沒有注意到他那玩弄拇指的本領。

「十一點鐘了吧？」溫特醫生問。

約瑟夫很茫然的回答：「是的，先生。字條上說是十一點。」

「你看到那字條嗎？」

「不，先生，是市長念給我聽的。」

約瑟夫就來往的試着每一把漆了金的椅子，看從他上次安放以後有沒有被移動過。約瑟夫習慣地不高興這些傢具，因為牠們是不懂禮貌，喜歡惡作劇並且多灰塵的。在與頓市長是人民領袖的世界裏，約瑟夫便是傢具，銀器和標幟的領袖。約瑟夫是年長，瘦弱而嚴肅的，他的一生是那樣的錯綜複雜，祇有一個深刻的人才懂得他的單純處。他在溫特醫生的玩弄舞指的動作上並沒有看出什麼驚人之舉，事實上，倒令他覺得討厭。約瑟夫看到城裏來了許多外國兵，本城的兵死的死了，拘禁的拘禁了，他就疑惑一定會有重要變故將發生。遲早間，約瑟夫對於這些事情會產生一種意見

的。他不喜歡輕薄，不贊成玩弄拇指，也不願意這些傢具發生麻煩。溫特醫生把他的椅子從原來的地位移動了幾吋，約瑟夫就不耐煩的等候着纜會要把牠放回原處。

溫特醫生重覆着說：「十一點鐘，那麼，他們就要到這裏來了。他們是一種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啊，約瑟夫。」

約瑟夫沒有聽到他，就在說：「是的，先生。」

「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啊，」醫生又說了一遍。

「是的，先生，」約瑟夫說。

「時間與機械。」

「是的，先生。」

「他們奔向他們的命運像不能等待似的，他們用他們的肩膀推着這纜。」

動着的地球。」

約瑟夫說，「很對的，先生。」這完全是因為他懶得再說，「是給先生，」了。

約瑟夫對於這種談話並不贊成，因為這並不能幫助他對於任何事情產生什麼意見。假如約瑟夫在事後對廚娘說，「安妮，一種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呢？」那就不會發生什麼意義。因為安妮先要問：「是誰啊？」又要問：「為什麼呢？」最後還要說：「約瑟夫，這是毫無意義的。」約瑟夫從前也會幾次把溫特醫生說的話傳到壁下去，結果常常是這樣：安妮常常覺這些話都是毫無意義的。

溫特醫生的目光離開了他誇揚着約瑟夫在調整那些椅子。「市長在做些什麼呢？」



「他在換衣服準備接見上校，先生。」

「那麼你怎麼不去幫他呢？他自己穿衣裳會穿不整齊的。」

「有夫人在幫他啊。夫人要他裝扮得最整齊，她——」約瑟夫說到這裏有些臉紅——「夫人正在拔去他的耳毛，這是有些肉癢的。他就不讓我去替他做這些事。」

「當然要肉癢的。」溫特醫生說。

「但是夫人一定要替他拔，」約瑟夫說。

溫特醫生忽然笑了。他站起來把手伸在火爐上烤着。約瑟夫很聰明的在他背後跳出來，把那張椅子又妥放在牠應有的地位上。

「我們這批人真是不可思議的，」醫生說。「我們的國家已在滅亡中，我們的城市已被征服，我們的市長却正在準備去接見征服者；而夫人呢，

正揪住了在掙扎中的市長的頭頸，替他拔去耳毛。」

「最近他的毛髮正在慢慢地增多，」約瑟夫說。「他的眉毛也是如此。市長對於拔掉他的眉毛比他的耳毛更爲惱怒。他說這使他感到痛苦。我怕連他的夫人都不會做這件工作呢。」

「她要試一下的，」溫特醫生說。

「因爲地要把他裝扮得最整齊啊，先生。」

從那扇門口的玻璃窗裏，一個戴鋼盔的臉向內張望着，門上有了敲門聲。屋子裏有種溫暖的火光好像熄滅了，替代的是一層淡淡的灰色。

溫特醫生仰起頭來看看那座鐘，他說：「他們來早了，就讓他們進來吧，約瑟夫。」

約瑟夫走到門口把門開了。一個兵士跨了進來，穿的是長外套。他戴

着鋼盔，肩上扛着一支手提機關鎗。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後站在一旁。在他的背後，一個軍官已立在門口。這位軍官的制服很平常，祇有在肩上帶着肩章。

這軍官跨了進來，望着溫特醫生。他很像是一位在圖畫中被誇張着的英國紳士。他帶着一頂垂邊帽，臉是紅的，鼻子長而可愛，他穿了制服正像許多英國軍官一樣的覺得不自然。他站在門口，呆望着溫特醫生，他說：「先生，你是奧頓市長嗎？」

溫特醫生微笑着：「不，不，我不是。」

「那麼，你是一位官員嗎？」

「不，我是城裏的醫生，我是市長的朋友。」

那軍官說：「奧頓市長在那裏呢？」

「他在換衣服，準備接見你，你是上校嗎？」

「不，我不是，我是彭蒂克上尉。」他鞠了躬，溫特醫生也輕輕地還禮了一下。彭蒂克上尉繼續說：「對於他要說的話似乎覺得有些為難，」按照我們軍隊的規則，先生，當我們的司令長官到一間屋子去以前，我們先要檢查屋內有無武器。我們倒並無不敬的意思，先生。」他回頭叫着：「伍長！」

伍長很儀的走到約瑟夫面前，在他的衣袋外面摸了一下，便說：「沒有，長官。」

彭蒂克上尉就對溫特醫生說：「請你原諒我們。」於是伍長就走向溫特醫生面前，拍拍他的衣袋。他的手在個外套裏面的衣袋上停住了。他立即摸了進去，拿出一隻胖胖的小黑皮夾，他把牠送給了彭蒂克上尉。彭蒂克

打開了那皮夾，發見裏邊有幾件簡單的外科用具——兩把解剖用的小刀，幾支外科用的針頭，幾支血管夾，一支皮下注射的針頭。他關上了皮包把牠還給溫特醫生。

溫特醫生說：「你看，我是一個鄉下醫生。有一次我不得不用一把廚房用的刀去割除盲腸。從那次以後，我常常把這些東西帶在身邊了。」

彭蒂克上尉說：「我相信這屋子裏還藏着軍器呢！」他打開一本他帶在衣袋裏的小冊子。

溫特醫生說，「你知道得那樣清楚啊。」

「是的，我們派在這裏的人已經工作得很久了。」

溫特醫生說：「我想你不肯說出這個人的名字來吧？」

彭蒂克說：「他的工作現在已經完了。我想說出來也並無妨礙。他的

名字就是考萊爾。」

溫特醫生很驚奇的說：「是喬治。考萊爾嗎？那裏的話，這簡直是不可能。他對於這個城市貢獻很多。他今天還爲了在山上舉行的打靶比賽捐許多獎品呢。」他一面說着，一面開始懂得一切事情的真相而把嘴唇慢慢的閉緊了。他說：「我懂了，所以他要舉行打靶比賽。是的，我懂得了。但是喬治。考萊爾——聽來好像是絕不可能的。」

左面的門開了，市長與頓走了進來；他正在用他的小手指挖着他的右耳朶。他穿着晨禮服，他的官職鏈掛在頸間。他有一撮大而成叢的白鬚鬚，還有兩撮分列在每只眼睛的上面。他的白頭髮才疏光不久，現在牠們又在掙扎着豎起來了。他做了那麼久的市長，他已成爲這座城裏的理想市長。縱使是年長的人們，當他們一看見寫着的或是印着的「市長」兩個字，就

像在心中見到了奧頓市長一般。他和他的職位已合為一體。職位給了他尊嚴，他給了職位的是一種溫情。

在他的背後，走出了他的夫人，矮小，縐皮而兇悍的。她以為這個人是她一手從衣服裏創造出來的，是她計劃了的；假如她有機會把他再裝扮一次，她一定會把他裝扮得更好看。她一生中祇有一兩次才算整個的認識了他，但是她所認識的一部份，她是認識得很深刻的。沒有任何一件小的嗜好或是痛苦，疏忽或是卑鄙會逃過她；可是他的任何思想，幻夢或希望就不會被她所瞭解。雖然她一生中有幾次像是已經看到了光明。

她走近了市長身邊，執住了他的手把他的手指從他那受傷的耳朵中拉出來，再把牠放在他的身旁，正像把一個小孩的手指，從他的掌裏拉出來一樣。

「我不相信一會兒會像你所說般那樣痛的。」又對溫特醫生說：「他還  
不讓我去修整他的眉毛呢。」

「痛得很啊，」市長奧頓說。

「好的，你要裝成那副模樣，我也沒有什麼辦法。」她又把他那根早已  
挺直了的領帶拉了一下。「我很高興你也在這裏，醫生。」她說：「你想要  
有幾個人來呢？」於是她仰起頭來看見了彭蒂克上尉。「噢，」她說，「這  
位就是上校了。」

彭蒂克上尉說：「不夫人，我是到這裏來替上校預備一切的。伍長！」  
伍長還在翻墊枕，檢視鏡架後面的東西，聽到了喊聲即刻走到奧頓市  
長面前，伸手去抄查他的衣袋。

彭蒂克上尉說，「請原諒他，先生，這是我們的規定。」



他又向他手中的小冊子上望了一下。「市長，我知道你這裏有軍器，一共有兩件，是不是？」

奧頓市長說：「軍器嗎？我想你說的是鎗嗎？是的，我有一枝發彈鎗和一枝獵鎗。」他很不高興的說：「你知道，我已經不大狩獵了。我雖然常常想出去，可是狩獵的時季到了，我還是沒有動。我現在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對狩獵感到興趣了。」

彭蒂克上尉堅持着說：「那麼這些鎗呢，市長？」

市長摸摸他的臉想了一下。「怎麼，我想——」他就回頭對夫人說：「這些東西是不是在臥室裏那個櫃子後面，和手杖放在一起呢？」

夫人說：「是的，這櫃子裏的每一件衣服上都因此染了油跡。我倒希望你把牠放到別的地方去。」

彭蒂克上尉說：「伍長！」伍長立刻就到臥室裏去了。

「這是一件不很愉快的職務，我非常抱歉。」

伍長回來帶了一支雙銃的霰彈鎗和一支有背帶的很好的獵槍，他把他們擱在門口的一邊。

彭蒂克上尉說：「沒有別的事了，謝謝你，市長。謝謝你，夫人。」

他轉身又向溫特醫生微微的鞠躬。「謝謝你，醫生，藺塞上校即刻就會到這裏來的，再見。」

他就走出前門去，後面跟着那個伍長，一手拿了兩枝鎗，右邊的肩上一抗了一挺手提機關鎗。

夫人說：「起先我還以為他是上校呢，他倒是一個很漂亮的青年。」

溫特醫生諷刺的說：「不，他祇是來保護上校而已。」

夫人正在想：「我不懂今天會有幾個軍官要來？」他看看約瑟夫，看見他正在無恥的偷聽着。她對他搖搖頭繃繃眉，他便祇好回頭去重新工作，把所有的東西重新揩拭了一下。

夫人又說：「你總會有幾個人來呢？」

溫特醫生很生氣的拉出一張椅子來坐了下去，他說：「我不知道。」

「噢，」——她又對約瑟夫繃繃眉！「我們已經把這問題討論過了。我們應當敬他們一杯茶還是一杯酒呢？假如要這樣做，我不知道他們會有幾個人來，假如不這樣做，我們又怎樣去招待他們呢？」

溫特醫生搖搖頭笑了。「我不知道。我們去征服人家或是人家來征服我們都是長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也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才算合式。」

奧頓市長又把他的手指放在發癢的耳朵裏。他說：「噢，我看我們不

必如此做，而且百姓們也不會喜歡我們這樣做的。我更不願和他們一起喝酒，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

夫人又向醫生請求了。「古時代的人——那些首領們——不是也互相喝酒來表示敬意的嗎？」

溫特醫生點點頭。「是的，他們確是這樣做的。」他把頭慢慢搖着。「也許分別就在這裏：過去的帝王和貴族們在戰爭中遊戲正像英國人在行獵中尋樂一般，所以當一只狐狸被打死了，他們就集合在一起舉行狩獵早餐會。可是與頓市長的話也許並不錯，百姓們不一定會喜歡他去和那些征服者杯酒言歡的。」

夫人說：「百姓們正在下面聽音樂。這是安妮告訴我的。假如他們能這樣做，我們爲什麼不能保持文明人的禮節呢？」

市長慢慢的看了她好一會兒，他的聲音變得尖銳了。「夫人，我要求你同意我們不必喝什麼酒。百姓們現在很糊塗，他們在和平世界裏過得那麼久，他們簡直不相信有戰爭了。我想他們會學習起來，將來他們就不會再像現在般糊塗的。他們既選舉我，我希望就不要跟了一起糊塗。今天早晨已有六個孩子被謀殺了。我想我們不必舉行什麼狩獵早餐會。百姓們從事戰爭目的不在遊戲。」

夫人微微的低了頭，她一生中有好幾次看到她的丈夫成爲一個市長了。她懂得她不能把市長和她丈夫混在一起的。

奧頓市長看看他的錶，約瑟夫進來了，端上一杯濃咖啡，他就心不在焉的接在手裏。「謝謝你，」他說，他就啜了一下。「我必得弄明白，」他很自謙的對溫特醫生說。「我必得——你知道侵略者究竟有多少人呢？」

「差不多，」醫生說。「我想不會過二百五十人，但是都帶了這種小機關鎗。」

市長又喝了一口咖啡，便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我們國裏其他地方怎樣了呢？」

醫生聳了聳肩又放下了下來。

「各處都沒有抵抗嗎？」市長很失望的問。

醫生又聳聳肩。「我也不知道。電線斷的斷，被奪去的被奪去，什麼消息都沒有了。」

「我們的人，我們的兵呢？」

「我不知道，」醫生說。

約瑟夫插進來了。「我聽說——那是雲妮聽說的！」

「什麼，約瑟夫？」

「六個人被機關鎗打死了，先生，安妮聽說的，還有三個人受了傷被俘了去。」

「但是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啊。」

「安妮聽說有三個人逃掉了。」

市長立刻旋轉頭問。「是誰逃掉了？」他追究着。

「我不知道，先生，安妮沒有聽見說。」

夫人用手指試試桌上的灰塵。她說：「約瑟夫，假如他們來了，你就守在電鈴旁邊，我們也許需要些小東西的。你穿上另外的那件外套，約瑟夫，那有鈕子的一件。」她想了一回。「約瑟夫，你把吩咐你做的事情做完了，你就出去。你站在旁邊聽着講話是很不雅觀的，這就是所謂卑鄙。」

「是的，夫人。」約瑟夫說。

「你不必冷酒來，約瑟夫，但是你可以放幾枝香烟在那只小的銀裏匣裏。不要在你的靴跟擦亮火柴去點上統的香烟。在火柴匣上擦着就得了。」

「是的，夫人。」

奧頓市長解除了扣子拿出他的錢來，看了一下，又放了回去，再扣上他的大衣時，却把一個扣子錯扣在上面了。夫人便走過去替他扣正。

溫特醫生說：「現在幾點鐘了？」

「十一點缺五分。」

「他們是一個有時間觀念的民族，」醫生說。「他們會按時而來的。你要我出去嗎？」



奧頓市長很吃驚的樣子。「出去嗎？不——不——等在這裏，」他輕輕的笑了，「我有些害怕。」他很抱歉的說：「啊！不是害怕，倒是有些神經過敏。」他很無力的說：「我們有好久時光沒有被別人所征服了！」他停下來靜聽着。遠處傳來一陣軍樂的聲音，是一支進行曲，他們都轉向那方向靜聽着。

夫人說：「他們到這裏來了。我希望不要太多人一起擠在這裏，這不是一間大房間呢。」

溫特醫生諷刺的說：「夫人倒贊成凡爾賽宮裏那塵萬鏡廳吧？」

她咬了一下嘴唇向四邊看看，心裏盤算着那些征服者。「這房間真是太小了啊，」她說。

算樂聲響了一回又逐漸的低下去。門上有了輕微的敲門聲。

「現在會有誰來呢？約瑟夫，你去看看假如是別人，請他等一回兒再來，我們正忙着呢。」

敲門聲又起了，約瑟夫走到門口先開了一條縫，然後又開大了一點。一個灰色的人影，戴了鋼盔，穿着長手套的出現了。

「藍塞上校向你們致候，」這個人說。「藍塞上校希望市長接見他。」約瑟夫把門大開了，這戴鋼盔的人整步的跨了進來，迅速的把屋子看了一眼便站在旁邊。「藍塞上校到了！」他報告着。

於是第二個戴鋼盔的人進來了，他的職位祇在肩章上表明着。隨後跟入一個很矮小的人，穿了一身黑色的商人服裝。這位上校是個中年人，成熟堅毅而樣子很疲乏。他有一個兵士所應有的闊肩膀，但是他的眼睛中倒沒有一個普通兵士所常有的茫然之感。站在他身旁的矮小的人是禿頂，紅

臉，小而黑的眼睛，一張肉感的嘴。

藍塞上校把他的鋼盔脫下了。很快的鞠了一躬，便說：「市長！」他又向夫人鞠躬，「夫人！」然後他說：「請把門關上了，伍長。」約瑟夫立刻掩上了門，得勝似的呆看着那個兵士。

藍塞上校很疑惑的望着醫生，與頓市長就說：「這一位是溫特醫生，」  
「是一位官員嗎？」上校問。

「是一位醫生，先生，我也許可以說他是研究本城歷史的專家。」

藍塞微微的鞠了一躬，他說：「溫特醫生，我並非鹵莽，但是在你的歷史上要有一頁，也許——」

溫特醫生笑着說，「也許要好幾頁吧。」

藍塞上校略略轉向他的同伴，「我想你們都認識考萊爾先生的。」

市長說：「喬治。考萊爾嗎？我當然認識他。你姓嗎，喬治？」

溫特醫生立刻插了進去，他很有禮貌的說：「市長，我們的朋友考萊爾先生是進攻這個城市的籌備人。我們的施主喬治。考萊爾把我們的兵送到山上去，我們餐桌上的貴賓喬治。考萊爾把城裏的每一件軍器都開了清單。喬治。考萊爾——是我們的朋友啊！」

考萊爾很生氣似的說：「我爲我的信仰而工作，這是一件光榮的事。」奧頓的嘴微張着。他是茫然若失了。他毫無辦法的從溫特看到考萊爾。「這不會是真的吧。」他說：「喬治，這不會是真的吧！你曾經高坐在我的餐桌上，你曾經和我一起喝過葡萄酒，你還對我計劃醫院，這不會是真的。」

他牢牢的看着考萊爾，考萊爾很挑釁似的回看着他。這樣靜默了好一

回，於是市長的臉慢慢的緊張而嚴肅，他的整個身體是挺直的。他轉向藍塞上校，他說：「我不願和這一位紳士一起談話。」

考萊爾說：「我有權在此，我和其他的人一樣是個軍人，我祇是不穿制服而已。」

市長又重複着說：「我不願在這一位紳士面前談什麼話。」

藍塞上校說：「那麼請你現在離開我們吧，考萊爾先生。」

考萊爾說：「我有權待在這裏。」

藍塞很嚴厲的重說了一遍：「請你離開我們吧，考萊爾先生，你要這反上級的命令嗎？」

「啊！不，長官。」

「那麼，請你走，」藍塞上校說。

考萊爾很憤怒的望着市長，於是他掉轉身，很快走到門外去了。溫特醫生笑着說：「在我的歷史裏，這已够寫一段了。」蓋塞上校很嚴厲的看了他一眼，但是他沒有說話。

這時候右邊的那扇門開了，亂頭髮，紅眼睛的安妮裝了一副盛怒的臉走進門來。「後面走廊上有許多兵，夫人，」她說。「就站在那裏。」

「他們不會進來的，」蓋塞上校說。「這不過是軍事手續而已。」

夫人很冰冷的說：「安妮，你有什麼話要說，讓約瑟夫傳進來好了。」

「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們要想法進來，」安妮說。「他們聞到了咖啡香呢。」

「安妮！」

「是的，夫人。」

上校說：「我可以坐下來嗎？」他解釋着：「因為我們有好久沒有睡覺了。」

市長自己好像從夢中醒回來一般，「是的。」他說：「當然，請坐！」上校看看夫人，她也坐了下去，然後他很疲乏的落入坐椅中。奧頓市長還是站着，像一半在做夢似的。

上校開始說話了：「我們希望我們能儘量的相互合作，你看，先生，這倒像是一筆生意經。我們需要的是這裏的煤礦和捕魚權：我們要儘量的避免磨擦。」

市長說：「我一點也聽不到消息，我們國土的其他部分究竟怎麼樣了呢？」

「全都被佔領了，」上校說。「這是充分計劃了的。」

「這地方並沒有抵抗嗎？」

上校很表同情似的看看他，「我希望沒有。是的，有的地方不免有些抵抗，那也不過流血而已。我們是計劃得很周密的。」

奧頓堅持着問，「那麼抵抗是有的了。」

「是的，但是抵抗是愚蠢的，正像這裏一樣，立刻被我們消滅了。抵抗是一件既可悲又愚蠢的事。」

溫特醫生懂得市長所急於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的。」他便說：「雖是愚蠢的，但是他們究竟抵抗了？」

藍塞上校回答說：「祇有幾處地方而已，而且都已過去了。整個人民是安靜的。」

溫特醫生說：「藍塞的百姓還不知道軍隊在他們中間殺死。」



「他們在慢慢的發覺，」藍塞說。「下次他們不會再這樣愚蠢了。」他清了清喉嚨，聲音變成輕快了。「現在，先生，我們要談正經了。我實在很疲乏，但是我在睡眠之前，我必得把我們的事情先接洽好。」他在坐椅上向前面移動了一些。「說我是一個軍人不如說我是一個工程師，因為這整個的事情倒是一件工程方面的工作，並不單是征服而已。煤必得從土地裏掘起來裝出去。我們有技師，但是本地的人依舊須在礦裏繼續工作。你明白了沒有？我們是不願待人太苛刻的。」

奧頓說：「是的，這很明白。但是假如百姓不願再在礦裏工作呢？」

上校說：「我們希望他們願意這樣做，因為他們必得這樣做。我們需要的是煤。」

「但是假如他們不願呢？」

「他們必得這樣做。他們是守秩序的百姓，他們是不希望有麻煩的。」他等着市長的答覆，市長卻一句話也不說。「這話對不對，先生？」上校問。

奧頓市長皺了皺眉。「我不知道，先生，在自己政府之下他們是很守秩序的，我倒不知道他們在你們管理之下又將如何。你知道這地方從沒有被人觸碰過，我們建立我們的政府已有四百多年了。」

上校很快的說：「我們早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要維持你們的政府。你還是當市長，你要發號施令，賞善罰惡。這樣他們就不會發生亂子。」

奧頓市長看看溫特醫生，「你以為怎麼樣？」

「我不知道，」溫特醫生說。「這倒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恐怕有麻煩，他們可以成爲哀民的。」

吳順市長讀：「我也不知道。」他轉向上顧問：「先生，我雖然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們將怎樣做。也許你知道。也許他們會比我和你所知道的都不一樣。有些百姓接受了派下來的領袖而聽從他們。但是我人民所選舉的，他們選舉我，他們也可以解除我。他們知道我到了你的一邊很可能會如此做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假如你能使他們守秩序，這對於他們也是一件義務啊。」

「義務？」

「是的，義務。這是你的責任去保護他們不使他們受傷害。假如他們一旦反叛，他們就要發生危險。你要知道煤是我們一定要得到的。我們的領袖並不告訴我們怎樣去做，他們祇是命令我們去得到煤。你是應當保護你的百姓的。你必得命令他們工作，這樣才能使他們獲得安全。」

奧頓市長問：「但是假如他們不需要安全呢？」

「那麼你必得爲他們設想。」

奧頓有些驕傲的說：「我們的百姓是不要別人去替他們設想的。他們也許和你們的百姓不同。我現在雖然有些糊塗，但是這一點我倒很確定。」

約瑟夫忽然進來，向前站着，衝着要說話。夫人說：「什麼事，約瑟夫？快拿銀烟匣子來。」

「對不起，夫人，」約瑟夫說。「對不起，市長。」

「你要什麼？」市長問。

「是安妮，」他說。「她在生氣了，先生。」

「爲了什麼啊？」夫人追問他。

「安妮不願意那些兵站在後面走廊上。」

上校問，「他們在鬧事嗎？」

「他們從窗裏張望着安妮，」約瑟夫說。「她討厭他們這樣做。」

上校說：「他們是奉命而行的，他們並不妨礙啊。」

「是的，但是安妮不願人家望着她，」約瑟夫說。

夫人說：「約瑟夫，你告訴安妮叫她留心就是了。」

「是的，夫人。」約瑟夫走了出去。

上校的眼睛疲倦得快垂下來了。「還有一件事情，市長，」他說。「

我和我的團部可以住在這裏嗎？」

奧頓市長想了一回說：「這裏地方很小，更大更舒服的地方多得很

呢。」

納瑟夫拿了那只銀煙盒子回來了。他打開了盒蓋，送到上校的面前。上校拿了一根時，他就很隨便的給他點亮了。上校深深的噴着烟。

「不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覺得假如團部住在當地政府的屋子裏，那就更表現着和平安證。」

「你的意思是說，」奧頓說，「讓人民知道那裏含有合作的意義在內是不對的？」

「不是的，我想就是這個道理。」

奧頓眼裏失望的看看溫特醫生，溫特醫生說能對他苦笑了一下。奧頓輕聲的說：「我可以拒絕這個光榮嗎？」

「對不起，」上校說。「不可以，這是我們領袖的命令。」

「人民不會歡迎這樣做的，」奧頓說。

「老是說人民，人民的武裝解除了，人民就沒有話說。」

奧頓市長搖搖頭說：「先生，你不知道呢。」

門外又傳進一個憤怒女人的聲音，還有拳頭聲和一個男子的呼叫聲。約瑟夫匆匆的從門口跑進來。「她在潑開水呢。」約瑟夫說。「她是生氣得不得了了。」

不是門外有號令聲，腳步聲。藍塞上校沉重的站起身來。「你對你的僕人都無權管理嗎，先生？」他問。

奧頓市長笑了。「很少權力，」他說。「她快活時她倒是一個好廚娘呢。有什麼人受傷嗎？」他問約瑟夫。

「水是開的，先生。」

藍塞上校說：「我們是為完成任務而來的，這是一件工程方面的工作。」

，你應當訓練你的廚娘。」

「我不能，」奧頓說。「她會辭職的。」

「這是緊急時期，她不能走。」

「那麼她要潑水，」溫特醫生說。

門開了一個兵站在門口。「要抓住這個女人嗎，長官？」

「有人受傷嗎？」藍塞問。

「有的，燙傷了；還有一個人被她咬了。我們已經把她捉住，長官。」

藍塞看來一點辦法都沒有，於是他說：「放了她，到外面去，不要再

逗留在走廊上。」

「是的，長官。」門就隨着這個兵關上了。

藍塞說：「我可以把她鎗斃，我也可以把她關起來的。」



「那麼我們就沒有廚娘了，」奧頓說

「你看，」上校說，「我們是奉命來和你們人民合作的。」

夫人說：「對不起，長官，我要出去去看看那些兵有沒有傷害參戰。」說  
了她就出去。

現在藍塞站了起來。「我已告訴我很疲乏，先生，我一定要睡一回  
兒。爲了大家的好，請你和我們合作一下吧。」警市長並不置答的時光，  
「爲了大家的好啊，」藍塞又說了一遍，「你肯嗎？」

奧頓說：「這是一個小城市。我不很知道。人民既弄糊塗了，我也是  
這樣。」

「但是你肯合作嗎？」

奧頓搖搖頭。「我不知道。假如整個的城市決定了要怎樣做時，我也

許就跟着那樣做。」

「但是你是當政者啊。」

奧頓笑了。「你也許不相信這些，但是這倒是確實的：真正當政的人倒是這整個城市。我不懂怎樣或是爲什麼，但是事情就是這樣子。這就是說我們做事雖然不能像你們那樣明快，但是是一個方向決定了，大家就一起去。我現在有些糊塗，至今我還不知道怎樣做才是。」

藍塞很疲乏的說：「我希望我們能够一起合作，這對於每個人都覺得方便些。我希望我們能够信任你，我不願意想到那些軍事當局爲了維持秩序而將取的步驟。」

奧頓市長靜默着。

「我希望我們能够信任你，」藍塞再說一遍。

與頓把手指放在耳朵裏，轉動着他鎊手。「我不知道，」他說。

「於是夫人從門裏進來了。」安妮兇得很，「她說。「她就在隔壁，對克立斯丁說謊，連克立斯丁都生氣了。」

「克立斯丁是一個比安妮還要高明的廚娘呢，」前長說。

就在市長小官舍的樓上，積充了陸軍上校的司令部。上校以外還有五個人。享德少校是一個鬼鬼的小人物。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可靠的單位，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看做如其不是一個可靠的單位，就不配生活下去。

享德少校從前是一個工程師。除非在戰時，沒有人會想到叫他去指揮人的。享德少校把他的部下像數字般排列着，加，減，乘，除。他不是一個數學家，而是一個算學家。高級數學中所有的幽默，音樂，和神秘性都打不進他的頭腦。對於他，人也許會在高度，重量或是膚色方面有分別，正像

六和八是不同的，但是此外就沒有什麼差異了。他已經結了幾次婚，他總不憚他的妻子們在脫離他以前爲什麼總是變成很神經質的。

班蒂克上尉是一個有家庭的人，他愛母犬，嫩紅臉兒的孩子和聖誕節。他的年紀尚不配做一個上尉，但是他的特別缺乏野心，使他一直沒有升遷。戰前他最羨慕英國的鄉村紳士，穿英國的衣履，養英國的狗，在一隻英國製的烟斗裏抽從倫敦寄來的烟絲，定閱那些宣揚國藝設計和繼續討論「英國種」和「高登種」獵犬間優劣的農村雜誌。班蒂克上尉消磨他所有的假期在英國的蘇薩克斯，而且以在匈京和巴黎被人誤會做英國人的事而自豪。戰爭把外表的一切都變換了，但是他的烟斗已抽得那麼久，手杖也已帶得那麼久，即刻放棄這些實在不很容易。有一次，大約是五年以前，他寫了封信給倫敦泰晤士報，討論在密得蘭地方枯萎中的牧草，他署了「愛特

門。吐唯吉爾先生」的筆名，泰晤士報居然把牠發表了。

假如彭勃克上尉當上尉太老了一些，那麼洛夫脫上尉就太年輕了些。我們理想中的上尉所應有的一切，洛夫脫上尉都有。他在上尉的職務中生活着，呼吸着。他沒有一刻不想到他的軍人生活。一種強烈的野心使他步步上升。他像奶油般兒升到了牛奶的頂點。他行軍禮時碰起皮鞋跟來像跳舞家一樣。他懂得所有的軍中禮貌，而且堅持要全都應用。上將們見了他也害怕，因為對於一個軍人應有的舉止，他懂得比他們多。洛夫脫上尉相信一個軍人是動物生活中最高的發展。假如他想到上帝的話，那麼他把他看做一個年高德重的將軍，退了伍，上了年紀，生活在許多戰役的迴憶中，一年幾次的到他部下墳墓上去敬獻花圈。洛夫脫上尉認為所有的女子都愛軍人，否則他就不能理解。按照一般的程序，到他四十五歲時可當少將

，他的相片將刊印在畫報上，旁邊印着許多高個子，面色蒼白的男性女子，戴上那種紐帶式的闊邊帽。

潑拉格爾中尉和湯特中尉是拖鼻涕的大學生，中尉階級，受過現代的政治訓練。他們相信了那位天才所發明的新主義，因為那位天才太偉大了，他們便不願再花功夫去檢討這種主義的效果。他們都是些感情濃厚的青年，極易流淚或憤怒的。潑拉格爾還帶了一束頭髮放在他的鏡背後，包在小塊藍緞子裏，這些頭髮常常鬆弛了阻礙那輪箍，因此他又帶了一只手表來報告時間。潑拉格爾從前是在跳舞場上服務的舞伴，一位活潑的青年，他也能像他領袖般的憤怒，也能像他領袖般的默思。他痛恨那些惡性的藝術品，他自己會親手撕毀好幾幅。在跳舞場裏他常常替他的同伴作鉛筆素描，那些像畫得那樣好，人家常常告訴他說他應當做一個藝術家。潑拉格

習也有愛他漂亮的女朋友。他很自傲，因為有時當他認為她們是被人侮辱時，他常會引起一種騷動，這倒使女朋友們頗感不安，因為她們怕因此倒會真的有人去侮辱她，而這是一件不難辦到的事情。潑拉格爾中尉在落差的時光，簡直用整個時間去夢想怎樣勾引湯特的漂亮女朋友，她是一個嬌媚的女子，喜歡年紀較大的男人，因為可以像潑拉格爾中尉那樣不弄亂她的頭髮。

湯特中尉從前是一個詩人，他是一個堅苦的詩人，夢想着一個卓越的青年和一個貧苦女子間那種完美而理想的愛。湯特是一個羅曼諦克的人，他幻想的廣泛和他的經驗一樣。他常常低聲的對着一個理想中的女子哼着一種無字的詩調。他希望能夠死在戰場上，讓父母在後方哭泣，領補呢，看着這將死的青年，顯出既勇敢又悲切的樣子。他常常想到他的死，落日



的光輝，反射在破碎的軍器上，他的伴侶低着頭靜靜的站在他的四圍，厚的一塊白雲裏，身象母親和情婦的健美的華爾爾立（註）正在奔馳着，後面有華格奈式的雷聲響徹雲霄。他連臨死前的話都準備好了。

這些是司令部中的人，每個人玩弄戰爭像小孩子玩弄追尋遊戲一般。享德少校把戰爭當做算術題目般，希望做出了就回家。湯夫腦上尉把戰爭當做一個在正常中生長的青年人所應從事的正常的事業；潑拉格爾中尉和湯特中尉把戰爭看做夢境，在那裏沒有一樣東西是真實的。他們至今把戰爭當做遊戲，用精良的器械和周密計謀來對付一些既無軍器又無策劃的敵人。他們沒有打過敗仗。遭遇到很輕微的傷亡。他們在高壓之下和任何一樣既能懦怯也能勇敢。其中祇有藍雲上校才知道整個的看來戰爭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二十年前蓋塞會到過比利時和法蘭西，但是他現在不願去想到他所知道的許多事情——好像說戰爭是奸計和仇恨的表現；是無用將軍們的一場混戰；是慘刑，殘殺，疾病，疲勞，最後，一切都過去了，可是除了新的疲勞和新的仇恨以外，什麼都沒有改變過。蓋塞對自己說，他是一個軍人，他的職務便是執行命令。他是不許發問，不許思想，祇有執行命令的。所以他把上一次戰爭的痛苦的回憶都丟在一邊，也不去想這一次戰爭的結局是否又會一樣。他每天有五十次對自己說，這次戰爭一定和上次不同了，這次的戰爭一定會大不相同了。

(註) 華哥開立為斯開連即維亞神話中之女神，共有十二人，專司看護在戰場上英雄作戰而受傷之軍人。

在行軍，暴動，足球賽，或是戰爭裏，輪廓變成模糊。真實的事情變成了不真實，一層雲霧掩上了心頭。緊張，興奮，疲勞和動作——一切都化成了一個灰色的夢，所以當一切都過去了，便不容易記起你怎樣會去殺死別人，或是怎樣會發令去把他們殺死的。於是有些並不在場的人告訴你，是怎麼一回事，你便模糊的說，「是的，我想事情大約是這樣的吧。」

這批人員現在佔據了市長官舍樓上的三個房間。在臥室裏，他們放着吊牀，毯子和行裝。隔壁房裏和小客廳樓上的那一間，他們把牠弄成一個俱樂部的樣子，一個不很舒適的俱樂部。有幾張椅子和一只桌子。在那裏他們寫信讀信。他們談話，喝咖啡，計劃，休息。窗中間的牆壁上掛着耕牛，池湖，小農舍的圖畫。從窗口他們可以把這座城市一直看到海邊，那裏的碼頭上，繫着船舶，煤船拖來裝滿了煤，又向海中駛去。他們俯視這

座小坡市繞過了廣場達到海邊。他們可以看見漁船在海灣裏，帆高捲着；他們又可以經過了窗口聞到從海灘上晒着的魚乾的腥味。

屋子中間放着一張大桌子，享脫少校坐在旁邊。他的畫板放在膝頭上，他靠着桌子正在用丁字尺和三角板設計一條新的鐵路副線。畫板搖搖欲墜，少校爲了牠的搖擺不定而很生氣。掉回頭叫：「潑拉格爾」，繼着叫「潑拉格爾中尉。」

臥室的房門開了，中尉走了進來。臉上有一半塗着剃鬚的肥皂，他手裏握着一根肥皂刷。「有，」他說。

享脫少校搖着他的畫板。「我放畫板的三角架至今還沒有從行李裏找  
到嗎？」

「我不知道，長官，」潑拉格爾說。「我沒有找過。」

「那麼，請你馬上找一找，好不好？在這種光線下工作真是太苦了。我着色以前還要重畫一次呢。」

潑拉格爾說：「等我修好了鬚鬚，再去替你找吧。」

享脫生氣的說：「這副線比你的面孔要緊得多呢。看看在那堆東西底下有沒有—只像高爾夫球袋般的帆布袋。」

潑拉格爾回到臥室去。右面的門打開，洛夫脫上尉進來了。他戴了他的鋼盔，一架望遠鏡，手鎗，和許多小的皮袋掛滿在他的身上，他一進門就在脫下他的軍裝。

「你知道，彭蒂克在發瘋了，」他說。「他戴了一頂便帽出去上差，就在大街上。」

洛夫脫夫把望遠鏡放在桌上，取下了鋼盔和防毒面具袋。桌子上立刻堆

起了小堆的軍裝。

「不要把這些東西放在那裏，我要在這裏工作呢。他爲什麼不能戴一只便帽呢？又沒有發生過什麼亂子。這些鋼帽子真是覺得厭死了，既笨重又看不見東西。」

洛夫脫很莊重的說：「不戴鋼盔是很壞的習慣，而且對於這裏的人民印象也不好。我們要保持一種軍隊的標準，應當隨時滋養。切勿隨便。假如我們一不留心就會發生亂子的。」

「你爲什麼會想到這些呢？」享脫問。

洛夫脫略略地把身子挺了一下，他的嘴唇很堅決的噙着。過半個鐘頭每個人都要爲了洛夫脫那種對於任何事情態度的堅決而揍他一頓的。他說：「我不這麼想，我是在解釋手冊第十二章裏關於在佔領區裏行動的一段。那

是討論得很周密的。」他開始說，「你——」隨後又改口說：「每個人必得細細的讀第十二章。」

享脫說：「我不懂那個著書的人會否到過佔領區。這裏的人民都是最和善的，他們好像都是善良服從的人民。」

潑拉格爾從門裏進來，臉上還是一半塗着肥皂。他擎了一只棕色的帆布袋，後面跟着湯特中尉。「就是這個東西嗎？」潑拉格爾問。

「是的。把牠拿出來，架着。」

潑拉格爾和湯特兩人一起去弄那摺着的三腳架，試驗了一下，就把牠架在享脫的身邊。少校把畫板旋上了，向左右歪了一下，然後把牠放上。

洛夫脫上尉說：「你知道你臉上還有肥皂嗎，中尉？」

「是的，長官，」潑拉格爾說。「正當我修鬚鬚的時光，少校叫我去拿三腳架的。」

「好的，你趕快把靴洗掉，」洛夫脫說。「也許會被上校看見的。」

「噢，他不在乎這些，他對於這些小事情倒滿不在乎的。」

湯特在享脫的背後看着他工作。

洛夫脫說：「也許他不在乎，但是總不很雅觀的。」

潑拉格爾拿了一條手帕，拭去了他臉上的肥皂。湯特在少校的畫板角上指着一幅小圖說：「這倒是一座很好看的橋，少校。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蓋這樣一座橋呢？」

享脫低頭看了看圖畫，回頭對湯特說：「唉？噢，這不是我們要造的什麼橋，這不過是一幅圖畫而已。」



「那麼，你爲什麼要畫一座橋呢？」

享脫覺得有些不安。「啊，你知道，在我家裏的後院裏，我有一座鐵路的小模型，我要在一條河流上蓋一座橋。雖然把鐵路線一直築到了河邊，但是我沒有把橋搭起，我想我也許可以先在外邊的時光把他設計好。」

潑拉格爾從衣袋裏拿出一張摺着的影印的紙，他揭了開來，拿起來看着。這是一個女子的照相，露着腿，穿着漂亮的衣服，畫着眉毛，是一個身體很健美的金髮女子，穿着綢眼的黑絲襪，乳蒂很低，正在一把花邊扇的後面偷眼窺視。潑拉格爾中尉把她擎得高高的說：「她不是很那個嗎？」湯特中尉用批評家的目光把照相看了一眼說：「我不喜歡她。」

「爲什麼你不喜歡她呢？」

「我就是不喜歡她，」湯特說。「你要她的照相幹什麼呢？」

潑拉格爾說：「因為我喜歡她，而且我可以賭賽你也是喜歡她的。」

「我不喜歡，」湯特說。

「你真的說假如可能的話你就不願意帶她出去玩一天嗎？」

湯特說：「不。」

「那麼，你就發痴了。」潑拉格爾走到窗簾那裏，他說：「我就要把她釘在這裏，讓你暫時對她默想一回。」他把那幅照相釘在窗簾上。

洛夫脫上尉正在把他的軍裝捧在他的手裏。他說：「我想這樣掛雅觀，你還是拿下來，這對於本地的人民將產生一種不良的印象。」

享脫從他的畫板上抬頭說：「什麼東西不好？」他跟着他們的眼光看見了那幅照相，「是誰啊？」他問。

「她是一個女演員，」潑拉格爾說。

享脫很仔細的看着她。「噢，你認識她嗎？」

湯特說：「她是一個流浪者。」

享脫說：「那麼你認識她的？」

潑拉格爾牢牢的看着湯特。她說：「喂，你怎麼知道她是一個流浪者呢？」

「她樣子像個流浪者，」湯特說。

「你認識她嗎？」

「不，我不願認識她。」

當潑拉格爾正要問：「那麼你怎麼知道？」時，洛夫脫上廚插進來了。他說：「你快些把照片拿下來吧，假如你要掛的話就掛在你的床面前，這一間屋子是公用的。」

潑拉格爾像要反叛似的看着他，正要開口說話時，洛夫脫上尉說：「中尉：這是命令啊！」於是可憐的潑拉格爾祇好摺弄了紙，又把牠放進袋裏。他又裝做很高興的換了一個話題，「這城裏倒有幾個漂亮的女子，」他說。「等我們安定了，一切事情都順利進行時，我就要去認識幾位的。」

洛夫脫說：「你還是去讀讀X第十三章吧。那裏有文章是專講男女關係的。」他帶了絨毯，望遠鏡和軍器出去了。在孚脫背後看着的湯特中尉說：「那才聰明了！煤軍可以經過煤鑽一直連到船上。」

孚脫在工作中慢慢地醒來，他說：「我們應當趕緊，我們必須使煤能够移動。這是一件大事，我倒很感謝，因為這裏的人民都是很安靜而聰明的。」

洛夫脫身上不帶一些軍器的回到屋裏來了。他站在窗前，望着那海港

，望着那煤礦。他說：「他們是安靜而聰明，就因為我們是安靜而聰明的。我想我們對於這一點倒足以自傲的。所以我主張按部就班的去做，一切都是仔細計劃好了的。」

門開了，藍塞上校進來，他一進門就把外套脫掉。他的部下向他行了  
一個軍禮——不十分嚴正，但是也可以過得去。藍塞說：「洛夫脫上尉，請  
你下去調彭蒂克的班吧。他身體不大好，他說有些頭暈。」

「是的，長官，」洛夫脫說。「我可以告訴你嗎，長官，我剛才才下班  
呢。」

藍塞注視了他一回。「我希望你能够不介意的去一來，上尉。」

「沒有關係，長官，我是說了作為紀錄的。」

藍塞冷笑了一下，「你是希望把牠寫入報告裏嗎？你是這樣想嗎？」

「這也不妨事，長官。」

「寫得多了，」藍塞說：「你的胸脯前就會有顆小東西可以掛了。」

「這是在軍事經歷中的哩程碑啊，長官。」

藍塞笑了。「我想是的。但是這恐怕不是你所要牢記的一塊哩程碑吧，上尉。」

「長官？」洛夫脫說。

「你慢慢會知道我這句話的意義的——也許。」

洛夫脫即刻帶上了武器，「是的，長官，」他說。他走了出去，腳聲響在木扶梯上，藍塞頗感興趣的看着他。他輕輕的說：「他是一個生來的軍人。」享脫仰起頭來把鉛筆量了一下，他說：「是一只生來的驢子吧。」

「不」，藍塞說。「他當軍人的態度就是許多人當政客的態度。他不欠

就可以列入參謀部的，他會從上面看着戰爭，以後他還會喜歡戰爭的。」

撥拉格爾中尉說：「什麼時候戰爭才會過去呢，長官？」

「過去？過去？你是什麼意思？」

撥拉格爾接着說：「我們還有多少時候才能獲勝呢？」

藍塞搖搖頭說：「噢，我不知道，地球上還有的是敵人呢？」

「但是我們會把他們打倒的。」

藍塞說：「是嗎？」

「我們不會嗎？」

「是的，是的，我們會的。」

撥拉格爾興奮的說：「假如聖誕節附近很安定的話，你看可否放幾天假呢？」

「我不知道，」藍塞說。「這種命令必得從國內發出來。你要在聖誕節回家去嗎？」

「我很希望這樣。」

「也許你可以，」藍塞說，「也許你可以。」

湯特中尉說：「這是一塊很好的地方，人民也很和善，我們的人，有幾個——也許會在這裏住下來的。」

藍塞開玩笑似的說：「也許你已經看中了幾處你喜歡的地方了吧。」

「啊，」湯特說：「這裏有幾塊很美麗的田地，假如有四五塊地方併在一處，我想一定是一塊適宜於居住的地方。」

「你家裏沒有祖田嗎？」藍塞問。

「不，長官，沒有了。通貨膨脹把這些東西都失去了。」



藍塞現在不願意再給這些小孩子講話了。他說：「啊，是的，我們還有仗要打，我們還有燒要搗，你看我們能否等戰爭過去了再去辦這些匪產呢？這些命令必得從上面發下來的，洛夫脫上尉會告訴你這一些。」他的態度變了。他說：「豪脫，你的銅明天可以送到，這星期之內就可以開始鋪築路軌了。」

門上響了一聲，一個衛兵的頭伸了進來。他說：「考萊爾先生要看你，長官。」

「請他進來，」上校說。他就對其餘的人說：「這個人就是替我們做準備工作的。我們也許和他還要有些糾紛。」

「他工作做得好嗎？」湯特問。

「是的，他做得很好，但是他以後不會再在這裏得到民心了。而且我

在疑惑他是否也能和我們相處。」

「他是確實值得贊揚的，」湯特說。

「是的，」蓋塞說。「你不要以為他不會提出要求來的呢？」

考萊爾進來了，搓着手，表示着誠意和親善。他還是穿着那身黑色的便服，但是頭上有一塊白紗布，兩條十字形的橡皮膏黏在頭髮上。他走到屋子中間說：「早安，上校，我應當在昨天樓下發生了那件事情以後來看你的，但是我知道你忙得很。」

上校說：「早安。」於是他的手撓了一圈說：「這些是我的部下：這位

是考萊爾先生。」

「很好，」考萊爾說：「他們事情幹得很好。但是也靠我替他們佈置一切的。」

享脫低頭望着書板，他摸出一支墨水筆，蘸了一下，便開始把他的畫  
 看上墨色。

藍塞說：「你也幹得很好。雖然我希望你沒有把那六個人殺掉。我倒  
 希望他們的兵沒有趕回來。」

考萊爾張開了手很安穩的說：「對於這樣大的一個小城市，還有煤礦  
 莊兩，損失六個人算得什麼呢。」

藍塞很嚴正的說：「假如需要殺人，我也不反對，但是有的時候還是  
 不殺的好。」

考萊爾正在研究着那些軍官們，他向旁邊的中尉看了一眼，便說：「  
 我們可以——也許——兩個人談一回吧，上校？」

「好的，假如你要的話。撥拉格蘭中尉和湯特中尉，你們可以到自己

的屋子裏去嗎？」上校便對考萊爾說：「寧願少校正在工作，他在工作的時候是不會聽見什麼的。」寧脫仰頭看了「這」靜靜的微笑着，又垂頭工作去了。年輕的申尉們便離開了屋子。他們走後，藍塞說：「現在我們可以談了。你請坐吧。」

「謝謝你，長官。」考萊爾便坐在桌子的後面。

藍塞看看考萊爾額上的細毒，他很幸齒的說：「他們已經要設法弄死你了嗎？」

考萊爾用手指摸摸他的鬍鬚：「這個嗎？噢，這是今天早上從山壁上落下來的一塊石頭擊破的。」

「你決定這塊石頭不是被別人丟的嗎？」

「你是什麼意思？」考萊爾問。「這裏的人都不是兇悍的，他們有一百

多年不經歷戰爭了，所以他們簡直已經忘記了戰爭。」

「你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上校說。「你是應當知道這些的。」他走近到考萊爾身邊，「假如你現在還安全的話，那麼這裏的人確實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不相同。我過去也曾參加過佔領土地的工作。二十年前，我是在比利時和法蘭西的。」他把頭搖了一下，好像要澄清腦袋似的，繼着他很刻薄的說：「你確是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我們應當感謝你。我已經把你的工作寫進我的報告裏去了。」

「謝謝你，長官，」考萊爾說。「我是盡了我的能力的。」

藍塞爾再疲乏的聲調說：「好的，先生，我們現在將怎樣辦呢？你喜歡回到京城去嗎？你假如要趕路，我們可以把你放在這艘的駁船上；你要等待幾天，那便可以把你放在驅逐艦上。」

考萊爾說：「但是我不願回去，我要住在這裏。」

藍塞研究下一回便說：「你知道，我沒有多少人，我不能滿足你的保鏢保護你。」

「但是我不需要什麼保鏢，我告訴過你他們不是兇悍的人民。」

藍塞把繃帶又看了一遍。享脫從他的書板上抬頭望了一下說：「你還是戴一頂鋼盔吧。」說完他又埋頭去工作。

考萊爾把身體在椅子裏向前移動了一下。『我特別要和你商量一下，上校，我想我在行政方面也許可以致些微勞。』

藍塞掉頭走到窗面前，向外面望着。於是又返身輕輕的說：「你心裏在怎樣打算呢？」

「你必得有一個你所能信任的行政當局，我想與頓市長現在可以下台

來——假如我能担任他的職位，那行政和軍事方面一定可以精誠合作。」  
藍塞的眼睛好像張大而發光了。他走近考萊爾，他很嚴厲的說：「你在報告裏也講起這件事情了嗎？」

考萊爾說：「是的，當然的，我在我的分析裏。」

藍塞插過去說：「自從我們到了這裏以後，除了市長，你會對這裏的人說過話嗎？」

「沒有。你知道，他們有點吃驚。他們料不到這樣的。」他冷笑着。「沒有，長官，他們確是沒有預料到的。」

藍塞又追問他：「那麼你不知道他們現在心裏在想些什麼啊？」

「他們是吃驚的，」考萊爾說。「他們是——他們簡直像在做夢一般。」

「你不知道他們對於你是怎樣想法嗎？」藍塞問。

「我有許多朋友在這裏，我每個人都認識的。」

「今天早上有人到你舖子裏買東西嗎？」

「當然，生意是中止了，」考萊爾回答。「沒有人再來買東西了。」

藍塞忽然變成隨便了。他走到椅子裏坐了下去，把腿交疊着，他輕聲的說：「你做的是工作中最困難而最勇敢的一部分，確實應當大大謝謝的。」

「謝謝你，長官。」

「但是在相當時期裏你會被他們所痛惡的，」上校說。

「這我可以應付，長官，他們都是敵人啊。」

藍塞遲疑了好一回，然後輕輕的說：「你還不會得到我們的尊敬呢？」考萊爾興奮的跳了起來：「這完全違背了領袖的話！」他說，「領袖會



說過一切部門的工作人員都是值得尊敬的。」

藍塞很安靜的說，「我希望領袖會知道，我希望領袖能懂得兵士的心理。」繼着他幾乎是憐憫的說：「你是應當重重酬勞的。」他靜坐了一回，又鼓頓精神來說：「我們必得把事情弄個明白。我是統治這地方的人，我的責任就在把煤掘出來。要達到這目的我必得維持秩序和紀律。要達到這目的我必得瞭解這裏的民心，我必得預防叛變，你懂得這一點嗎？」

「我可以替你想尋你所需要知道的真理，長官。假如我當了市長，我一定是很能效勞的，」考萊爾說。

藍塞搖搖他的頭，「關於這件事情，我沒有得到命令。我必得運用我自己的判斷力。我想你不會再知道這裏腳進行的事情，我想沒有人再對你講話，也沒有再會接運煤，除去那些偶爾過路的有錢人。我想沒有保險

，你是在重大的危險中。假如你能夠回京城去，那我很歡迎，而且你美滿的工作也可以得到酬報。」

「但是我的地位是在這裏，長官。」考萊爾說。「我已造就我的地位。這些都已寫在我的報告裏了。」

藍靈好像沒有聽見似的繼續着說：「與德市長不但是個市長而已，」他說。「他是他人民的代表。他不需要探聽就會知道他們的行動和思想，因為他所能思想的就是他們所思想的。我應當守着他們，我就知道他們。他是必得留任的，這是我的決斷。」

考萊爾說：「我工作的成績，長官，應當比這我這送回去得到較高的待遇吧。」

「是的，不錯，」藍靈慢慢的說。「但是在更大的工作上講，你現在已

是一個有害的東西。假如他們現在沒有憎恨你，將來也會憎恨的。在狂悖的叛亂中，你將是第一個被害的人。所以我勸你回去。」

考萊爾很頑強的說：「你當然答應等我那封寄到京城去的報告獲得答覆以後再作決定吧。」

固守那當然。但是我爲了你個人的安全遇見才勸你回去的。坦白的講，考萊爾先生，在這裏你已經沒有價值了。那裏還有別的計劃和別的國家，你現在也許可以到別的新國家裏的新的城市去做工作。在新的地方你可以獲得新的信任，你也許會被派到一個更大的城市，或是一個大部會去担負更大的職務。我想我一定把你在這裏所做的工作大大的吹噓一番。」

考萊爾的眼睛閃着滿意的光芒。「謝謝你，長官，」他說。「我過去也會努力的工作過。也許你的話是對的。但是你必得讓我等候京城來的回

會。」

藍塞的聲音很緊張，他的眼睛縮成一條縫。他很嚴厲的說：「那麼戴上一頂銅盔，住在屋裏，晚上不要出門，最要緊的不許喝酒。不要相信任何女人或男人。你明白嗎？」

考萊爾很可憐似的看着上校，「我想你不會瞭解我。我有一座小房子，還有幾個很活潑的鄉下姑娘服侍我。我還在想她們有些喜歡我呢。這些都是尊樣而和平的人民。我是知道他們的。」

藍塞說：「天下沒有和平的人，你幾時才能懂得這一點呢？天下也沒有可交的人。你瞭解這一點嗎？我們侵佔了這個國家——你呢，他們所謂好細的工作，替我們準備了一切。」他的臉紅了，聲音也高了，「你懂得我們是在和這些人民作戰啊？」

考萊爾很簡捷的說：「我們已經把他們打敗了。」

上校站了起來，無力的搖着手。享脫仰頭看看，生恐畫板被他擊動，用他的手保護着。享脫說：「謹慎些，長官，我正在上墨，我不願再從頭畫起了。」

藍塞俯視着他說：「對不起。」又像在上課般的說了下去，他說：「失敗是一件暫時的事情。失敗是不長久的，我們過去失敗過，現在又進攻了。失敗沒有什麼道理，你懂得嗎？你知道他們在門背後說些什麼話嗎？」

考萊爾說：「你知道嗎？」

「不知道，但是我在疑惑。」

於是考萊爾很婉轉的說：「你害怕嗎，上校？佔領地的司令長官是應當恐懼的嗎？」

藍塞沉重的坐下來說：「也許是這樣。」他又很憎惡的說：「我最討厭那批沒有從事戰爭而懂得一切的人。」他用手叉着下頷說：「我記得在比京有一個老婦人，甜密的臉，雪白的頭髮，大約不過四呎十一吋高，很柔美的，雙老年人的手，她的血管在她的皮膚上簡直像是黑色的。她披着一條黑圍巾，頭髮已花了。她常常用顫動而甜密的聲音向我們唱我國的國歌。她知道什麼地方去買香煙，也知道什麼地方有姑娘。」他的手從下頷上垂了下來，像是從睡眠中醒來似的。「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兒子已被殺死了，」他說。「到最後我們鏡鑑她的時光，她已經用一只長而黑的帽針刺死了我們十一個人。這支針至今還藏在我的家裏，針上有一顆琺瑯的鈕扣，上面是一只鳥，用紅藍兩色挫合成成的。」

考萊爾說：「你把她鎗斃了嗎？」

「當然我們鎗斃了她。」

「這種謀殺案件以後就停止了嗎？」考萊爾問。

「不，謀殺案件並不停止。到最後我們撤退時，他們把執行絞刑的人殺死了。有幾個是被活活燒死的，有幾個的眼睛都被挖掉了，有的把他們鈕在十字架。」

考萊爾很驕傲的說：「這些事情是不應當說的啊，上校。」

「這些事情是不應當記住的罷了，」藍塞說。

考萊爾說：「假如你害怕的話，你就不應當帶兵。」

藍塞很柔和的說：「你知道，我是懂得如何打仗的。假如你也懂得，你至少不會犯愚蠢的錯誤。」

「你對青年軍官也這樣講嗎？」

藍塞搖搖頭：「不，他們不會相信我的。」

「那麼，你爲什麼告訴我呢？」

「因爲，考萊爾先生，你的工作已經完了了。我記得有一個時光——」正在講話的時光，扶梯上有一陣混亂的脚步聲。門便立刻打開了。有一個衛兵探頭望了一下。洛夫脫上尉閃了進來，洛夫脫是很剛強冷酷而威武的。他說：「出了亂子了，長官。」

「請亂子？」

「我要報告，長官，彭帶克上尉被殺了。」

藍塞說：「啊——是的——彭帶克！」

「扶梯上又有許多人的脚步声，兩個抬架着進來，扛着一個蓋着被單的人。」



藍塞說：「你決定以爲他是死了嗎？」

「一定的。」洛夫脫很堅定的說。

中尉們從臥室裏進來，他們的嘴唇微微張開着，好像有些受了驚的樣子。藍塞說：「把他放在那邊，」他就指着窗邊的牆壁。抬架者去了以後，藍塞跪下來揭起被單的一角，立刻就把他放下了。他跪着向洛夫脫說：

「是誰幹的？」

「一個礦工。」洛夫脫說。

「爲什麼？」

「我也在場，長官。」

「那麼你報告給我聽，快些報告，你這混蛋！」

洛夫脫操作了一下，很有禮貌的說：「我按照了上校的命令，剛剛接

了彭萊克上尉的班，當彭蒂克上尉預備回到家裏來的時光，我和一個要隱職的反叛的礦工發生衝突。他好像叫喊着要做一個自由的人，我命令他做工時，他就拿了一張鶴嘴鋤向我衝上來，彭蒂克上尉便挺身來干涉，他向那個死屍蹶了一下。

藍塞還跪在地上，慢慢的點點頭，「彭蒂克是一個奇怪的人，」他說。「他喜歡英國人，喜歡英國的一切東西，我想他是不很喜歡打仗的……抓到了那個人沒有？」

「抓到的，長官，」洛夫脫說。

藍塞慢慢地站起來，好像自言自語的樣子。「這樣，事情又得開始了。我們槍斃那個人，再要加上二十個人。我們祇知道這樣做，我們祇知道這樣做。」

潑拉克爾說：「你說什麼，長官？」

藍塞回答說：「沒有，一點也沒有什麼，我是正在想。」他轉向洛夫脫說：「請你去向市長請安，並且告訴他請他立即來看我，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

享脫少校回上望了望，很小心的拭乾了他那枝墨水筆，把牠放在一只絲絨邊緣的匣子裏。

## 三

在這座城市裏，人民在街道上陰沉沉地來往着。眼睛裏驚愕之態已丟掉了一些，但是還看不出一點憤怒的表情。在煤礦裏，工人們陰沉沉地推着煤車。小商人站在櫃台後面招呼客人，可是沒有人和他們講話。人們用單音子母互相言語。每一個人都想着戰爭，想着自己，想着過去，更想着事情怎麼會變得這樣的快。

在奧頓市長官舍的客廳裏，生着微溫的爐火，因為外邊是陰天，所以屋內已亮着燈光，天正降着霜。這一間屋子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罩着織

錦套子的坐椅已推在後邊，小桌子也改了地位，門口靠右邊的瑟夫和安妮正在設法搬進一只大而方的餐桌。他們把壘側在一邊，約瑟夫已到了客廳裏，安妮那副漲紅了的臉，也可以從門裏看見。約瑟夫把拾腳向一邊側了一下，他喊：「現在不要推，安妮！」

「我正在這樣做啊，」那個紅鼻子紅眼睛兩生着氣的安妮說。安妮老是有些生氣，而這些軍人和這種佔領的事情，更不能改善她的脾氣。幾年來完全被認為是一種壞的強辯，現在倒成爲一種愛國的情緒了。爲了她把沸水潑在兵士們的身上，安妮被人尊爲是一個主張自由的典型人物。她也許會把水潑在任何一個闖到她走廊上去的人的身上，但是無意中她已成爲一個女英雄，而且因爲憤怒是她成功的起點，安妮便鞭策她自己，用加倍的和經常的憤怒去獲得新的成功。

「不要拖桌子的底。」約瑟夫說。桌子楔住在門口了。「慢慢的，」約瑟夫說。

「我是在慢慢的啊！」安妮說。

約瑟夫走遠了在研究這桌子，安妮交叉着手睜着他。他試試一只腳。

「不要推。」他說。「不要推得太重了。」他一個人倒把桌子推進了門口，安妮叉着手跟在後面。「現在牠豈起來了，」約瑟夫說。最後安妮幫他把四足放平，再移到了房子的中央。安妮說：「假如不是廚長叫我這樣做，我真不願意幹。他們有什麼權利可以移動桌子呢？」

「真有什麼權利呢？」約瑟夫說。

「沒有，」安妮說。

「沒有，」約瑟夫重說了一遍。「我看來他們一點權利也沒有，但是他

們幹了；就靠了他們的鎗和降落傘，他們什麼都幹了，安妮。」

「他們是沒有權利的，」安妮說。「他們究竟要這一張桌子放在這裏幹什麼呢？這又不是大菜間。」

約瑟夫把椅子放在桌前，他把體謹慎的放在離桌子很適當的距離，又校正了一下。「他們要舉行審判，」他說。「他們要審問亞力山大。莫頓。」

「莫蘭。莫頓的丈夫。」

「是爲了因鴿嘴鎗把那個傢伙打穿嗎？」

「不錯，」約瑟夫說。

「但是他是一個好人啊，」安妮說。「他們沒有權利審問他的。莫蘭說長那天他還送了一件紅衣裳給她。他們有什麼權利審問亞力克斯呢？」

「噢，」約瑟夫解釋，「他殺死了那傢伙。」

「縱使他這樣做了，那也因為他在旁指揮亞力克斯的綠敵。亞力克斯是不願人家指揮他的。亞力克斯担任過區長，他的父親也担任過。而且摩蘭。莫頓會做美味的蛋糕呢，」安妮很憐憫似的說着。「就嫌她的糖霜太硬了一點。他們又挖亞力克斯怎麼樣呢？」

「錯斃他，」約瑟夫很憂鬱的說。

「他們不能這樣做的。」

「把椅子拿過來！安妮。他們可以這樣做的，他們就要這樣做。」

安妮把一只手指指在他的臉上。「你記住我的話，」她很生氣的說。

假如他們傷害了亞力克斯，人們不會高興的。人們喜歡亞力克斯。他過去會傷害過別人嗎？你回答我這一點。」



「沒有，」約瑟夫說。

「那你看，假如他們傷害了亞力克斯，人們就會發狂，我也會發狂。

我是不能忍受這種事情的。」

「那你預備怎麼樣？」約瑟夫問她。

「我自己要殺死他們幾個，」安妮說。

「那麼他們會鎗斃你，」約瑟夫說。

「讓他們去吧！我告訴你，約瑟夫，事情也許會一天天壞下去，晝夜的搜查，鎗斃百姓。」

約瑟夫又在桌子的一端移正了一只椅子。他很奇怪的忽然變成了一個叛黨。他輕聲地說：「安妮。」

她猶豫了一回，瞭解了他的聲調，便走到他的面前。他說，「你能够

保守祕密嗎？」

她帶點傾佩的神氣看着他，因為他過去一直沒有祕密的。「可以的，究竟是什麼啊？」

「威廉。狄爾和華爾脫。陶及爾，昨天晚上逃走了。」

「逃走了？那裏去的呢？」

「他們乘了一只小船到英國去了。」

安妮很快活的感歎了一下，「每個人都知道了嗎？」

「不是每個人，」約瑟夫說。「每個人都除了——」他用指頭很快的指着綠板。

「他們什麼時候走的？我怎麼一點都不聽到？」

「你太忙了，」約瑟夫的聲音和表情都是冷酷的。「你知道那考萊爾

「誰？」

「知道的。」

約瑟夫向她走近了幾步。「我想他不會活得長久的。」

「你是什麼意思？」安妮問。

「噢，人們正在講。」

安妮很緊張的說，「啊——啊」

約瑟夫最後發表意見了，「人們正在團結起來，」他說。「他們不願被征服。事情快要發生了，安妮。你把眼睛張開着，將來還有你做的工作呢。」

安妮問：「市長怎樣呢？他將幹些什麼？市長怎能忍受下去呢？」

「沒有人知道，」約瑟夫說。「他一句話都不說。」

「他不會反對我們的，」安妮說。

「他沒有說，」約瑟夫說。

左手門上的門球一轉，奧頓市長慢慢的進來了。他看來很疲乏而蒼老。在他的背後跟着溫特醫生。奧頓說：「很好，約瑟夫。謝謝你，安妮，這很好看。」

他們走了出去，約瑟夫在把門關上以前又從門裏回頭望了一下。

奧頓市長走到火爐邊用他的背去取暖。溫特醫生把桌子一端的椅子拉來坐下了。「我不知道這位置我還能維持多久？」奧頓說。「人民既不信任我，敵人也並不。我不懂這是不是件好事情。」

「我不知道，」溫特說。「你信任你自己，不是嗎？你的心裏是沒有疑惑的？」

「疑惑嗎？沒有。我是市長，但是許多事情我不懂。」他指指那桌子。

「我不懂他們爲什麼要在這裏來舉行審問。他們要在這裏把亞力克斯當殺人犯來審問他。你記得亞力克斯嗎？他有位漂亮的太太叫摩蘭。」

「我記得的，」溫特說。「她是在中學校裏教書的，我記得的。她很漂亮。她雖然需要戴一副眼鏡，但是她不願戴。我想亞力克斯殺死了一個軍官，那是不錯的。沒有人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疑問。」

奧頓市長很痛苦的說：「沒有人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疑問。但是他們爲什麼要審問他呢？他們爲什麼不鎗斃他呢？這不是件疑問或真實，公理或不公理的問題，這裏一點成份都沒有。但是他們爲什麼要審問他——而且在我的屋子裏呢？」

溫特說：「我想這是爲了表演。那裏含有一種意義：假如你把一件事

情接了手續做，你就得到了，而人民因爲手續的關係也會感到滿意。我們有軍隊——兵加上鎗，但是這不是軍隊，你懂得嗎？侵略者要舉行審問就在希望使人民知道其中還含有公理。亞力克新確實殺死了那上尉，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奧頓說。

溫特說：「假如是在你的屋子裏審問，那裏是人民期望着公理的——」他的話被左手那扇門的打開而中斷了。一個年輕的女人進來。她大約有三十歲光景，生得很漂亮。她手裏拿了一付眼鏡，她穿得簡潔樸素，精神却很興奮。她很快的說：「安妮告訴我可以一直進來，先生。」

「噢，那當然，」市長說。「你是摩蘭。莫頓啊。」

「是的，先生，我是的。他們告訴我亞力克斯是要被審問而鎗斃的。」

奧頓向地上望了一回。摩蘭又繼續說：「他們說你要判決他，是要由你發令把他送出去鎗斃的。」

奧頓仰起頭，吃了一驚。「這是什麼話？是誰說的？」

「城裏的人都在說。」她立得挺直的問，一半是乞憐，一半是要求，「你不會這樣做，是不是啊，先生？」

「我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人民怎樣會知道的呢？」他說。

「這是一大神祕，」溫特醫生說。「這真是一種使全世界的當政者都感到不安的神祕——人民怎麼會知道的呢。人家告訴我現在連侵略者都感到不安，因為消息可以跳過檢查，事實的真相無法統制，這真是一大神祕。」

這女子向上望着，因為屋子忽然暗了下來，她有點害怕。「這是一障

烏雲，」她說。「雪快要來了，今年的雪來得特別早。」溫特醫生走到窗前，他斜着頭看天，他說：「這是一塊大雲，也許就會過去的。」

奧頓市長把一盞燈扭亮了，可是祇發射着一小團的火光。他又把他扭熄了，他說：「白天的燈光孤寂的。」

麼蘭走近了他，「亞力克斯不是一個殺人的人，」她說。「他脾氣很煩躁，但是他沒有犯過法，他是一值得尊敬的人。」

奧頓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他說：「亞力克斯小的時光我已經認識他了。我認識他的父親和祖父，他的祖父從前是個獵熊的人，你知道這些嗎？」

「麼蘭沒有理會他。」「你不會審判亞力克斯吧？」

「不，」他說。「我怎麼可以審判他呢？」

「人家說爲了維持秩序，你要這樣做。」



奧頓市長站在椅子背後，他用手揉着椅子。「人民需要秩序嗎？摩蘭？」

「我不知道，」她說，「他們祇要自由。」

「他們知道怎樣才能獲得自由麼？他們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對付有武器的敵人嗎？」

「不，」摩蘭說。「我想他們不知道。——」

「你是一個聰明的女子，摩蘭，你懂得麼？」

「不，先生。但是我想百姓們覺得假如他們變了順民，那就表示他們是打敗了。他們要表示給這些兵士看的就是他們並沒有被打敗。」

「他們沒有機會去戰鬥。對機關鎗是無法戰鬥的，」溫特醫生說。

奧頓說：「當你知道他們要做什麼的時候，你肯告訴我嗎，摩蘭？」

她很疑惑似的看着他，「是的」——她說。

「你意思是說『不』，你是不相信我。」

「但是亞力克斯的事情究竟怎樣呢？」她問他。

「我不會判決他。他對我們的人民沒有犯什麼罪，」市長說。

現在摩蘭有些遲疑。她說：「他們會——他們會把亞力克斯給懲嗎？」

奧頓呆望着她。他說：「親愛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

她挺直的站着：「謝謝你。」

奧頓再走近她時，她輕聲的說：「不要碰我，請你不要碰我。」於是他的手放下了。她呆站了一回，忽然掉回頭，走出了門。

她剛剛閉上門，約瑟夫進來了。「原諒我，先生，上校要看看你。我說你很忙，我知道她在這裏，而且夫人也要看你。」

奧頓說：「請夫人進來。」

約瑟夫走了出去，夫人即刻進來。

「我不懂我怎麼來管家，」她開始說。「人多得屋子裏容不下，安頓還老是在生氣。」

「噓，」奧頓說。

夫人很驚異的看着他，「我不知道——」

「噓，」他說。「莎拉，我要你到亞力克斯。奧頓的屋子裏去。你懂得麼？我要你當她需要的時候陪着摩蘭。奧頓。不要說話，祇要和她在一起。」

夫人說：「我有許多事情——」

「莎拉，我要你和摩蘭。奧頓待在一起。不要離開她。現在請你就

去，一

她慢慢地理解了。「好的，」她說。「我去，什麼時候才能完了呢？」

「我不知道，」他說。「到了時光我會叫安妮來告訴你的。」

她在他的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便出去了。奧頓走到門口喊：「約翰夫，現在我可以接見上校了。」

藍塞進來。他穿了一身新燙的制服，有一支裝飾用的短刀掛在皮帶上。他說：「早安，市長，我要和你隨便談談。」他向溫特醫生瞟了一眼：

「我要和你一個人談幾句話。」

溫特慢慢的走向門口。他到門口時，奧頓說：「醫生！」

溫特回頭說：「什麼？」

「你今晚上回來嗎？」

「你有工作給我做嗎？」醫生問。

「不！沒有，我就怕寂寞吧了。」

「那麼我會來的，」醫生說。

「醫生，你看摩蘭的樣子沒有什麼吧？」

「噢，我想沒有什麼。我倒怕她已近乎歇斯特里了。她身體是很結實的，你知道她是肯特萊家的子女啊！」

「我忘記了，」奧頓說。「是的，她是肯特萊家來的，是不是？」溫特走了出去把門輕輕的掩上了。

蓋塞很有禮貌的等着，他等那扇門閉上了。他又看看桌子和四邊的椅子。「我真不知道應當怎樣向你抱歉才是。我希望這件事沒有發生。」

奧頓市長向他鞠躬，蓋塞繼續說：「我喜歡你，先生，我也敬重你。」

但是我有我的責任，你當然會承認這一點。」

奧頓沒有答覆，他一直望着藍塞的眼睛。

「我們不是單獨行動或是憑了私人的判斷的。」

藍塞在言語之間等候着答覆，但是什麼也沒有得到。

「我們是奉命而行的，這些命令決定於京城。這個人殺死過一個軍官。」

最後奧頓回答了。「那你爲什麼不把他鎗斃呢。這是最適宜於這樣做的時候了。」

藍塞搖搖頭。「假如我同意你的話，那就沒有異見了。你和我一樣的明白，懲罰的最大意義是在消滅可能的犯罪。因此懲罰是給衆人看而不單是爲犯人身受的。所以應當把牠公開化，更應當把牠戲劇化。」他把手指

伸到皮帶上把小刀彈了一下。

奧頓掉回頭去從窗口向窗外灰黑的天空望着。「今天恐怕要下雪吧，」他說。

「奧頓市長，你知道我們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我們必得獲到煤斤，假如你們人民不守秩序，我們便祇得用武力來恢復秩序。」他的聲音變得很嚴厲。「假如必要的話，我們還要鎗斃人。假如你不願你的人民受到傷害，你就得幫助我們維持秩序。我們的政府認爲一切懲罰應當發自地方當局，因爲這樣可以造成一種更有秩序的局面。」

奧頓輕聲的說：「所以人民倒知道了。這真是一件祕密。」他更大聲的說：「你是要我在這裏舉行審判以後把死刑加到亞力山大·奧頓的身上嗎？」

「是的，假如你能這樣做，你就能防止以後的許多流血。」

奧頓走到桌子那裏，把頭上的一只椅子拉了出來坐着。忽然他發覺一個法官而蓋塞是一個罪人似的。他用他的手指擊在桌上。他說：「你和你政府不瞭解我們。整個世界上，只有你們一個政府和人民在幾世紀裏連續不斷的失敗，而每一次都爲了你們不能瞭解人民的緣故。」他隔了一會兒，「這辦法是行不通的。第一，我是市長，我無權判人死罪，社會上也沒有一個人有此權利。假如我做了，我就將和你們一樣的違法。」

「違法？」蓋塞說。

「你進來的時光殺死了六個人，根據我們的法律，你們都犯了殺人罪，你們全體都犯了罪。你又爲什麼玩這些法律的把戲呢？上校，你我之間談不上法律的。這是戰爭。你知道除非你們把我們都殺盡否則我們有一天



會把你們都殺光的。你們進來的時光把法律破壞了，現在倒用新的法律去替代牠。你還不懂嗎？」

蓋塞說：「我可以坐下來嗎？」

「你爲什麼要問我呢？這又是一句慌話，假如你高興的話，你還可以叫我站着呢。」

蓋塞說：「不，不論你信與不信，在我個人，倒確是很尊敬你和你的職務的。並且——他把手摸了一回前額——「你知道，我以爲像我這樣一個有些年紀和記憶的人是毫無用處的。我也許同意你的話，但是這與事無補。我在工作着的那個軍事的和政治的組織，聽有許多意向和行動是不能改變的。」

奧頓說：「從有歷史以來，這種意向和行動在每一件事情裏都已證明

是錯誤的。」

藍塞苦笑着：「以我個人而言，我是有些記憶的，所以也許同意你的話。並且還可以告訴你，軍人和軍事組織的意向之一就在使你無力學習，使你在以殺人為職務外無力看到任何別的東西。但是我是一個不肯服從記憶的人。所以那個鑛工必得公開的鎗斃。因為理論上是在使以後的人不再敢殺死我們的人。」

奧頓說：「那麼，我們不必再多說什麼話了。」

「不，我們必得談談。我們要獲得你的幫助。」

奧頓靜坐了一回。他又說：「我告訴你我所要做的事。那天殺死我們六個兵士的機關鎗手一共有幾個？」

「噢，不到二十個吧，我想。」藍塞說。

「好的，假如你能把他們鎗斃，我就判莫頓的罪。」

「你不是講真話吧！」上校說。

「我是講的真話。」

「這事情辦不到的，你是懂得的。」

「我懂的，」奧頓說。「那麼你要求的事情也辦不到。」

藍塞說：「我想我也懂得這一點。那麼讓考萊爾來做市長吧。」他很快的仰頭望了一眼，「你願意留着審問嗎？」

「好的，我留着，這樣亞力克斯也許可以不感到寂寞。」

藍塞向他望着，帶些感傷的微笑了一下。「我們已担任了一工作了，是不是？」

「是的，」市長說。「世界上任何不可補的工作，一件辦不到的事情。」

「這是什麼？」

「去永久破壞人的精神。」

奧頓的頭向桌子低垂着，他沒有向上望。他說：「雪已開始下來了，雪也等不及天黑。我真喜歡雪的那靜靜的清涼的香味啊。」



## 四

十一點鐘的時光，大而軟的雪片沉沉的傾倒着，連天空都看不見了。

人們在雪片中匆忙的奔馳，雪堆積在門口，堆積在廣場中的銅像上，堆積在從煤礦到海灣去的鉄軌上。雪堆積起來，小運貨車推着，滑着。城市的上空罩着一層比雲更厚的黑氣；城市的上空，罩着一種陰沉的色彩和增加着的仇恨。人們在路上都停留不久，他們一走進門，門就關了，好像窗棂後面有人窺視着似的。當軍人在路上走過，或是當巡邏隊在大街上巡行時，所有的眼睛都充滿了冷酷陰沉的目光注視着他們。在店舖裏，人們進來

買些食糧，他們要了貨物，拿到了手，付了賬，和售貨員一言不發的又出去。

在小小官舍的客廳裏，燈光還是亮着。燈光照在窗外的雪片上。法庭正在開審，蓋塞坐在桌子的主位上，享脫在他的右邊，其次是湯特，在下端洛夫脫上尉面前放了一堆文件。在對面，奧頓市長坐在上校的左邊，其次是濟拉格爾——他在一本抽紙簿上亂塗着。桌子旁邊站着兩個上刺刀戴鋼盔的兵士，像是兩個木偶一般。介於他們之間站着一個強壯的青年，前額低闊，眼睛很深，鼻子尖而長，他的下頷很結實，他的嘴闊而又厚。肩膀很闊，臀部很狹，他前面那隻上了鐮的手，一回兒握着，一回兒鬆着。他穿着黑褲子，打開着領子的藍襯衫，罩了一件舊了發光的深色的外套。

洛夫脫上尉把他面前的那件公文唸着，「當令其返回工作時，彼即抗命不行。第二次發令時，彼即舉其所攜之鶴嘴鋤欲擊洛夫脫。彭蒂克上尉立即挺身干涉——」

奧頓市長咳了一下。當洛夫脫住口時，他就說：「亞力克斯，坐下來。衛隊中派一個人去拿一張椅子給他。」有個衛兵就毫無疑問的回頭拉了一張椅子。

洛夫脫說：「按習慣，犯人是應當站着的。」

「讓他坐下，」奧頓說。「祇有我們自己是知道的。你在報告中說他站着就好了。」

「按習慣不可以偽造報告，」洛夫脫說。

「坐下來，亞力山大，」奧頓又說了一遍。



這一位大個子的青年就坐了下去。他那上鑲的手在膝上不知放在那裏的好。

洛夫脫又繼續着：「這是違反一切——」

上校說：「就讓他坐下吧。」

洛夫脫上尉咳了咳嗽。「彭蒂克挺身干涉時，頭部即中一擊，腦殼因之破裂。附有傷單一份，要我念出來嗎？」

「不必，」蓋塞說。「快些儘你可能的說下去吧。」

「此項事實均經我兵士數名目擊，且附有口供單。本軍事法庭認爲罪人犯有殺人之罪，理應判處死刑。需要我念兵士的口供單嗎？」

蓋塞歎息了一下：「不。」他轉向亞力克斯：「你不否認你會殺死那位

上尉嗎？」

亞力克斯很感傷的微笑着，「我打中了他，」他說。「我却不知道我殺死了他。」

奧頓說：「幹得好，亞力克斯！」他們兩個人互相對視着像是兩個朋友一般。

洛夫脫說：「你的意思是說他被別人所殺死的嗎？」

「我不知道，」亞力克斯說。「我擊中了他，於是人家把我也擊中了。」藍塞上校說：「你還有什麼解釋嗎？我想不會有任何事情可以變更這種判決了。但是我也願意聽一下。」

洛夫脫說：「我鄭重的提議上校不應當如此說，因為這表示這法庭不是大公無私的。」

奧頓乾笑一下。上校向他望望，微微的笑着，「你還有什麼解釋嗎？」

他重覆着說。

亞力克斯擎起了一隻手，可是另一隻手也跟了起來，他覺得很不安，便把雙手重新一齊放在膝蓋上。「那時我發了狂，」他說。「我有很壞的脾氣。他說我必得作工，但是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發狂了，我就打了他一下，我想我打得很重。不料打錯了一個人。」他指了指洛夫脫，「我要打的是這個人，是這一個。」

藍塞說：「你要打那一個人倒沒有什麼分別，任何人都是一樣的。你對於這件事也覺得抱歉嗎？」他向桌上的旁人說：「假如他覺得抱歉，紀錄上就好看些。」

「抱歉嗎？」亞力克斯問。「我不覺得抱歉。他叫我去工作，我，我是一個自由人。我是當區長的，他却叫我去做工。」

「假如判決的是死刑，那麼你會感到抱歉嗎？」

亞力克斯低着頭，認真的試想了一回。「不，」他說，「你的意思是說我下次還要如此做嗎？」

「這正是我的意思。」

「不，」亞力克斯很有思想的說。「我想我不會覺得抱歉的。」

藍塞說：「你在紀錄簿上寫，犯人頗有悔悟之心，判決可說是自動的。你懂嗎？」他又對亞力克斯說：「法庭沒有別的法子，法庭發覺你已犯了罪，所以判你立即鎗決。我看我也不必再使你因此而多受苦難了。洛夫脫上尉，還有什麼事情忘記的嗎？」

「你把我忘記了，」奧頓說。他站了起來，把椅子推到後面走向亞力克斯。亞力克斯習慣地很尊敬地站了起來，「亞力克斯，我是被人民推選的

市長。」

「我知道的，先生。」

「亞力克斯，這些人是僥倖者，他們用突襲，奸計和武力奪取了我們的國土。」

洛脫夫上尉說：「長官，這是不准許的。」

藍塞說：「噓。你看讓他們說出來我們聽着，還是讓他們偷偷地耳語呢？」

奧頓一直說下去，好像沒有被中斷過似的：「當他們進來的時光，人民也糊塗了，我也糊塗了，我們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怎樣想才對。你所做的是第一次明確的行爲，你的私憤是公憤的開始。我知道城裏謠傳着說我是和這一夥人同謀的。我將來可以表示給這個城市看——但是你快要去就職

了，我祇希望你能够明白這一點。」

亞力克斯垂着頭又拾了起來：「我明白的，先生。」

藍塞說：「軍隊準備好了嗎？」

「已經在外邊了，長官。」

「誰發號令？」

「湯待中尉，長官。」

湯待仰着頭，下頷很堅實，閉着氣。

奧頓低聲的說：「你害怕嗎，亞力克斯？」

亞力克斯說：「害怕的，先生。」

「我也不能叫你不害怕。假如是我，我也要害怕的，假如是這批年輕的戰神也不會是例外。」

藍塞說：「叫你的隊伍預備。」湯特很快的站起走到門口。「他們都在此地了，長官，」他把門敞開着，可以看見外面戴鋼盔的人。

奧頓說：「亞力克斯，你去吧。你要知道這些人是不會安息的。他們非走或死以前是不會獲得安息的。你倒反可以使人民團結起來，這對於你是一種傷心的認識和極小的禮物。可是事實確是如此，他們不會獲得安息的。」

亞力克斯緊閉着眼，奧頓市長靠近了他在他的頰上吻着。「再會吧，亞力克斯，」他說。

衛兵抓住亞力克斯的手臂。這位年青人緊閉着眼，他們就押他出了門口。軍隊向後轉，他們的腳步離開了屋子，踏入了雪地，雪把他們的足跡都掩沒了。

桌子四周的人都靜默着。奧頓在窗口望着，用一只手在窗上拭去雪花，畫成一個圓圈。他是望着，幻想着，於是他很快的向別處望了開去。他對上校說：「我希望你能懂得你在做的是件什麼事。」

洛夫脫上尉收起了他的公文。藍塞就問他，「是在廣場上嗎？上尉。」

「是的，是在廣場上，這必得公開的，」洛夫脫說。

奧頓說：「我希望你能懂得。」

「朋友，」上校說。「不論我們懂得不懂得，事情必得這樣做的。」

靜默籠罩了全屋，每個人都靜聽着。時間隔得并不久，遠處就送來了一陣鎗聲。藍塞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奧頓把他的手擱在額角上也嘆了一口氣。於是外邊忽然起了一陣喧嘩聲。窗上的玻璃向裏邊破了。滾拉格爾中尉旋轉了身子，瞥着手在看著。



藍塞跳了起來，叫着：「事情竟然開始了，你受傷得利害嗎，中尉？」

「是在我的肩上，」潑拉格爾說。

藍塞便發令了。「滾去脫上尉，雪地上有足跡可尋的。現在我要到每家屋子裏去搜查軍火。每個人藏有軍火的都要押做人質，你，先生，」他對市長說。「也要置於監護之下。再請你瞭解這一點，我們要鎗斃五個，十個，一百個來抵償一個。」

奧頓輕輕的說：「你是一個有些記憶的人啊。」

藍塞在命令中忽然停了下來，他慢慢的望着市長，他們倆好像一會兒大家都瞭解了。藍塞挺直了肩膀，「我是一個沒有記憶的人！」他厲聲的說。於是接下去說：「我要搜查這城市中每一件武器，每個抵抗的人都要帶進來，快些，不要讓他們把足跡都掩滅了。」

部中的人找到了他們的銅盞，鬆下了手鎗，出發去了。奧頓走到被擊破的窗口，很悲傷的說：「這甜甜的精涼的雪的香味啊。」



## 五

一天一天的過去，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雪下着融着，下着又融着，最後下着而凍住了。小城市中那些灰黑色的建築上掛着白鏽，戴着白帽，嵌着白眉毛。通門口的雪地裏還掘了戰壕。海灣裏裝煤的駁船塞了進來，滿了出去，但是煤不容易從地裏掘出。有經驗的礦工也時常發生錯誤。他們都變成呆笨而遲緩的。機械損壞了，要費許多時候才能修理好，佔領區的人民抱定一種遲緩，沉默而等待的復仇方法。當奸細的人，幫助侵略者的人——其中許多人相信這樣做，是爲了獲得一個

更好的政體和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的——他們發覺他們所獲得的管理權是靠不住的，他們認識的人祇是冷冷的望着他不願再和他們交談。

空氣中充滿了死亡，徘徊着，等待着。鐵路上時常發生不測，這條鐵路是依着山造而把這座小城市和國內其餘部分接連起來的。雪塊從山上傾滿了鐵道，鐵軌就分裂了。不把鐵道先行檢查便無法行車。人民有被殺復而鎗斃的，但是效果一點都沒有。一群群青年人時常逃到英國去。英國人也會轟炸過煤礦，給予極一些損害，還炸死了幾個敵人和幾個友人，但是也無成效可言。冰冷的仇恨跟着冬天同來，那滅獸的，陰沉的仇恨，那等待着爆發的仇恨。食糧來源統制了——祇發給順民而不發給反叛者——於是所有的人都冷酷地變做了順民，因為有一件事情使他們不能不發食糧的，一個空肚子的人是不能攪煤，不能拉提也不能扛運的。仇恨就這樣深深

地隱藏在人民的眼睛裏，一點不顯露在外面。

現在倒輪到戰勝的人被包圍着，一隊軍人住在鐵軌的敵人中，沒有一個人敢有一分鐘放鬆他的防衛。假如他放鬆了，他就會失蹤，他的屍體就埋在雪堆裏。假如他一個人出去找女友，他又會失蹤，他的屍體又將埋在雪堆裏。假如喝醉了，更會失蹤。軍隊裏的人祇能在一塊兒唱歌，一塊兒跳舞，當跳舞逐漸停止的時光，歌聲中表示着一種思鄉的情緒。他們的談話是關於熱愛他的朋友和親屬，他們所希望的是一種溫暖和愛情。因為一個人可以在一天的許多時間裏當兵，或是一年的幾個月裏當兵，然後他又需要做一個人，需要女人，喝酒，音樂，笑聲和舒適。當這些東西都被斷絕時，他們是無可抗拒的渴望着了。

這些人常常想到家。軍隊裏的人都憎惡他們所佔領的地方，他們看不

起人們，人們也看不起他們。慢慢地在戰勝者中間引起了一種恐懼，這種恐懼無法克服，他們怕他們永遠不得休息，不得回家，他們怕有一天他們要崩潰，要像瓦子般被他們在山裏追捕着，因為被征服者的仇恨是從未解除的。巡邏的兵看見了燈光，聽到了笑聲，就奔去找尋快樂，但是當他們一到，笑聲中止了，溫暖的空氣即刻消滅，人們又變成冷淡而服從的。兵士聞到了小餐館中在烹煮食物的香味，就進來叫幾碟熱菜吃，可是結果不是鹹得不能入口，便是裏邊放了太多的胡椒。

這些兵噙着從家裏和別的佔領地寄來的新聞，這些新聞都是有利的，他們開始還相信牠，但是隔了一回他們也不再相信了。每個人心中都帶着一種恐懼：「假如祖國崩潰了，他們也不會告訴我們，那時就嫌太遲了。這裏的人是不會放過我們的，他們要把我們一齊殺死。」他們記起過去他

們的國人退出比利時，退出俄羅斯的敘事。有知識的人更記起俄國莫斯科時那種瘋狂而悲慘的敘事，每個處人的叉翅上都嘗着血跡，雪地里腐爛着死屍。

他們知道當他們崩潰時或是休息時，或是睡得太久時，都有發生危險的可能。所以晚上睡眠不安，白天神經過敏。他們提問許多連他們的長官都無法答覆的問題，因為長官自己也不知道，同時別人也沒有告訴他們。從家裏來的許多報告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

就這樣征服者慢慢的怕起被征服的人，他們的神經愈薄弱，連晚上看見黑影都要放鎗了。冷酷陰沉的緘默永遠跟着他們。於是有三個兵士在一個星期以內都發了瘋，日夜的啼哭直到被送回家為止。別的人也許都要發瘋，假如他們沒有聽見這些發瘋的人被送到了家裏以後慈悲的死刑就等候。



着他們，而這種慈悲的死刑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恐懼爬進營房裏每個人的心頂，這使他們悲傷；恐懼爬進巡邏兵的心頭，這使他們更形殘酷了。

過了年，夜更長了，下午三點鐘天就黑，要到早上九點鐘才有且亮。愉快的燈光也不讓牠照在雪地上，因為依據法令每扇窗都要塗黑以防飛機。但是每當英國轟炸機飛來時，煙霧險近時常發見火光。有時哨兵鎗殺一個提燈的人，有一次是一個拿手電筒的女子。可是這也無補於事實，鎗殺並不能改善任何現狀。

軍官是他們部下兵士的反映，因為他們受的訓練更完備，所以他們更能自制；因為他們負的責任更重大，所以他們更有機謀，但是同樣的恐懼却比兵士們更深藏眉間，同樣的渴望比兵士們更緊鎖在心頭。他們是在變

重的壓迫之下：被征服的人民注視着他們的錯誤，自己的人注視着他們的缺點，因此他們的精神已緊張到快要破裂的階段。征服者是在可怕的精神的包圍障線中，每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知道一到崩潰時將發生些什麼事情。

市長官舍樓上的那種安適的空氣差不多已沒有了。窗上緊貼着黑紙，屋子裏安放着一小堆重要的軍器——這些用具和軍器都是些不能疏忽的，好像望遠鏡，防毒面具和鋼盔。這裏的紀律已比過去鬆弛許多，好像這些軍官們已知道有些地方再不放鬆些，這組織就會爆裂的。桌上放着兩盞煤油燈，發放着強烈的亮光，牆上照着大黑影，油燈所發的噹噹聲是這間屋子中的潛流。

少校享脫還在繼續着他的工作。他的畫板現在永遠預備着，因為炸彈幾

乎一等他把工作準備好又把輪毀掉了。他並十分悲傷，因為對於享脫少校建築就是生活，而這需要的建築超出於他所能計劃和完成的。他坐在畫板旁，燈光就在背後，工字板上下移動着，鉛筆也忙得不停。

「潑拉格爾中尉的手臂還是吊着，坐在中間桌子旁的那張靠背椅上讀着一本畫報。桌子的末端湯特中尉正在寫信。他把那支筆握得很高，時時從信上抬頭偷看着天花板，思索着信中的措辭。」

「潑拉格爾翻了一頁畫報，他記：『我可以閉着眼睛看見這條街上的每家鋪子。』享脫繼續在工作，湯特又寫了幾個字。潑拉格爾繼續着說：『就在這後面有一家餐館，在照片裏看不見，牆的名字叫勃頓斯。』」

享脫並不仰起頭來看，他說：『我知道那地方，他們有挺好的海扇吃。』  
「是的，他們有的，」潑拉格爾說。「那裏每樣東西都好，他們賣的沒

有一樣壞東西，而他們的咖啡——」

湯特從信箋上仰起頭來說：「現在他們不會再買咖啡或是海扇了吧。」

「我不知道這一點，」潑拉格爾說。「他們從前賣過，將來也會賣的。」

那裏並且還有普德安招德。「他用他的手來描摹她的身段。」是一個金頭髮的女子。潘德又看着畫報。「她有一隻很特別的眼睛——我的意思是說——常常水汪汪的像是方纔笑過又像是方纔哭過。」他向天花板瞟了一眼，又輕輕的說：「我和她一起出去玩過，她很可愛。我不懂我以後為什麼不常去，我來知道她是否還在那裏。」

湯特很憂鬱的說：「也許不在那裏了；也許在工廠裏做工呢。」

潑拉格爾笑了。「我希望在國內他們不會把女人也加以統制吧。」

「為什麼不呢？」湯特說。

潑拉格爾開玩笑似的說：「你是不在乎女人的，是不是？你是不很在乎的。」

湯特說：「我祇把她們當女人般的喜歡，我却不讓她們爬入我另一方面的生活。」

潑拉格爾嘲笑着說：「我倒覺得她們是整天爬在你身上的。」

湯特想換一個話題。他說：「我最恨那些可惡的油燈。少校，什麼時候才能把那隻發電機修好呢？」

少校慢慢的抬起頭來說：「現在應當修好了。我已用到了鑿子在工作。我想以後還要把衛兵再增加一倍。」

「你提到那個破壞發電機的傢伙了嗎？」潑拉格爾問。

享脫很堅決的說：「五個人中一定有一個，我把五個都捉到了。」他又

凝思着說：「假如你懂得如何弄，破壞一只發電機是一件頂容易的事情。祇把軸接觸一下就會自己破壞的。」他說：「現在電燈應當隨時可以恢復的。」

滾拉格爾依然看着他的畫報。「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才認調障。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才詔回家去休息一週，少校。你也想回家去休息一週嗎？」

享脫仰起頭來，臉上很失望的說：「是的，當然想的。」隔了一回他又恢復了常態。「我建造這條副線已有四次了，我不懂爲什麼炸彈老是把這一條副線毀掉。我對於這一段鐵軌已感到厭倦。我必得每次變更路線，因爲去填補那爆炸地方的時間都沒有。土地冰得那樣堅，這工作似乎太辛苦了。」

忽然電燈亮了。湯特很機械的起來把兩盞煤油燈熄掉，屋子裏的囉囉聲立刻停止了。

湯特說：「謝謝上帝，這囉囉聲真使我難受極了。這使我想起屋子裏好像有人在耳語似的。」他把他寫了的信摺好。他說：「這真奇怪，許多信都沒有寄到。我在兩個星期之中祇收到一封。」

滾拉格爾說：「也許沒有人寫信給你了吧。」

「也許，」湯特說。他轉向少梭說：「假如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意思是在家裏——你想他們會告訴我們嗎——任何不好的消息——我的意思是說死亡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少梭說：「我不知道。」

「噯，」湯特繼續着，「我希望能夠離開這個鬼的地方。」

潑拉格爾插進來：「我以為你是預備戰後永遠住在這裏的。」他模仿了湯特的聲音說：「把四五塊田地拚在一起，弄成一塊很好的地方，一塊適宜於住家的地方，是這樣嗎？做一個小皇帝，是不是這意思啊？和善可愛的人民，美麗的草地，小鹿和小孩子。是這個樣子嗎，湯特？」

潑拉格爾說話的時光，湯特的手垂下來了。然後他又用他的手支着鬢骨，很感動的說。「靜些，不要這樣說話，這些人，這些可怕的人，這些冷酷的人，他們從來不看你一眼。」他顫動了一下。「他們從來不說話，他們像一個死人般的答覆你，他們總是服從你。這批可怕的人，那些女人更像冰凍了似的。」

門上輕輕的響了一聲，約瑟夫進來帶了一斗的煤。他在屋子裏靜靜的走動着，他放下那只煤斗時，輕得連聲音都沒有，他不向任何人望一眼，



回轉身又走向門口去。潑拉格爾高聲的叫：「約瑟夫！」約瑟夫既不作聲也不向上望一眼的回過頭來，微微地鞠着躬。潑拉格爾更大聲的說：「約瑟夫，有什麼酒或是白蘭地嗎？」約瑟夫搖搖他的頭。

溫特從桌子邊跳起來，他的臉上充滿了憤怒。他叫着：「答覆我，你這只豬獯，用話來答覆我。」

約瑟夫也不向上望。他無聲的說：「沒有，長官，沒有，長官，沒有酒。」

湯特很嚴厲的說：「也沒有白蘭地嗎？」

約瑟夫低着頭，又無聲的說：「也沒有白蘭地，長官。」他一动不动的站着。

「你要什麼？」湯特說。

「我要出去，長官。」

「那麼，滾出去，你這混蛋。」

約瑟夫回轉身，靜靜的走出了屋子。湯特從袋裏抽出一條手帕，揉揉他的臉。享脫抬頭向他看着說：「你爲什麼這樣容易的讓他把你打敗了呢？」

湯特坐在椅子裏，把他的手放在鬢骨上，斷斷續續的說：「我要一個女人。我要回家去。我要女人。這城市裏有一個女人，一個漂亮的女人，我常常看見她，她有金黃的頭髮，她住在舊鐵舖的隔壁，我要那個女人。」

潑拉格說：「留心你自己，留心你的神經。」

就在這個時光，電燈又熄滅了。屋子完全漆黑，享脫一邊說一邊在擦着火柴，他是想點亮那盞煤油燈的。他說：「我以爲把全部機器都修好了，我一定疏忽了一個地方。可惜我又不能整天的跑去看，其實我已有很能

幹的人在那裏了。

湯特點亮了第一盞燈，再點亮了第二盞。享脫很堅決的對湯特說：「中尉，你要講話，就祇對我們講，不要讓敵人聽見了你那種說法。這裏的人最高興知道你們的神經在逐漸的衰弱，決不要讓敵人聽見你啊。」

湯特又坐下來。燈光銳利照在他的臉上，油燈所發的嗡嗡聲又充滿了全屋子。他說：「就是這樣。隨處都是敵人，每個男人，每個女人，就是小孩子也是，隨處都是敵人。他們的臉在門口張望着。窗廉的背後就有雪白的臉偷聽着。我們已經打敗了他們，我們在每處地方都獲得勝利，他們却等待着，服從着，等待着。世界的一半已是我們的了。少校，別的地方也和裏一樣的嗎？」

享脫說：「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湯特說。「我們不知道。報告上說——什麼事都極順手，被佔領的國家歡呼我們的兵士，歡呼我們的新秩序。」他的聲音變了，變得柔弱又柔弱。「報告上對於我們怎麼說呢？他們不是說我們被歡呼着，愛戴着，我們走的路上都鋪着鮮花嗎？可是這些可怕的人民正在雪地裏等待着呢。」

享脫說：「現在你把胸中的鬱積發洩了，你感到痛快了嗎？」

潑拉格爾用他的拳頭在桌子上輕輕的拍着，他說：「他不應當這樣說的，他應當把這些事情記在自己的心裏。他既是一個軍人，那麼應當讓他做一個軍人。」

門輕輕的打開了，上尉洛夫脫走進來，鋼盔上有雪；肩頭上也有雪，他的鼻子是瘦削而發紅的，大衣領子敞得高到他的耳朵。他脫下了鋼盔，

雪跌落在地上，他又拍拍他的肩胛。「真是一件倒霉的工作，」他說。

「又出了亂子嗎？」辜脫問。

「老是出亂子。我看他們把你的發電機又破壞了。我要暫時去處置煤礦的事情。」

「你也有什麼麻煩的事情嗎？」辜脫問。

「噢，還不是老事情——怠工和一節被倒下的雪堆損壞的車輛。我看見那個破壞的人。我打了他一鎗。現在我想出了一種防止的方法，少校，是我剛然想起來的。我要使每個人掘出一定數量的煤，我不能讓那些人受餓，否則他們不能工作。但是我確實獲得了一個答案：假如礦裏不出煤，家屬就不發糧食，我們讓工人在礦裏進餐，使他們家裏分不到糧，這一定可以見效。如非他們作工，否則他們的孩子們不得飯喫。我剛然已經通知

他們了。」

「他們怎樣說呢？」

洛夫脫的眼睛很兇暴的眯緊着：「他們有什麼話可說呢？沒有，一點也沒有，我們現在就要等着看是否有煤出土了。」他脫下了外套，搖了一下，他的眼睛就落在門口，看見那裏開了一條縫，他輕輕的走到門口，拉了開來，重又關上了。「我記得我會把這扇門關緊的。」

「你是關緊的。」亨脫說。

滾拉格爾還在翻閱着畫報，他又開始說話了。「這些是我們在東線用的大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上尉，你見過嗎？」

「噢，是的，」洛夫脫上尉說。「我看見牠們放過的。那好極了。沒有東西可以對付牠。」

湯特說：「上尉，你從家裏得到許多消息嗎？」

「有一些，」洛夫脫說。

「那裏一切都好嗎？」

「好得很！」洛夫脫說。「每處地方的軍隊都在向前推進。」

「英國人還沒有被打敗嗎？」

「他們每次都打敗仗。」

「但是他們還在繼續的打嗎？」

「只有少數的空襲，其餘就沒有什麼了。」

「俄國人呢？」

「一切都過去了。」

湯特很堅持的說：「但是他們還在繼續的打下去啊？」

「一點小接觸，沒有什麼別的。」

「那麼我們快要得勝了，是不是，上尉？」湯特問。

「是的。」

湯特仔細的望着他說：「你相信這一點，是不是，上尉。」

潑拉格爾插進來：「不要讓他再開始說這種話了。」

洛夫脫向湯特繃繃眉頭說：「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湯特說：「我的意思是如此：我們很快就可回家去了，是不是？」

「啊，改組也需要時間，」亨脫說。「新的秩序更不是一天能成功的，

對不對？」

湯特說：「要費掉我們一世吧，也許？」

潑拉格爾說：「不要讓他再說了。」



洛夫脫走近了湯特，他說：「中尉，我不喜歡你那問句的語調。我不歡喜那種懷疑的語調。」

享脫仰頭說：「不要對他太兇了，洛夫脫。他很疲乏。我們大家都很疲乏。」

「啊，我也很疲乏，」洛夫脫說。「但是我不能讓那作祟的疑惑鑽進我的頭腦。」

享脫說：「不要迷亂他，我告訴你！上校在那裏？你知道嗎？」

「他在寫報告，他在要求援兵，」洛夫脫說。「這裏的工作比我們意想中的更繁重。」

潑拉格爾很興奮的問：「他能得到嗎——那些援兵？」

「我怎麼知道呢？」

湯特微笑了，「潑兵」他輕輕的說：「也許是調防，那我們可以回去一次了。」他笑着說：「我可以在路上走，人家會招呼我。他們會說，『那是一個兵啊。』他們會替我高興，他們會替我高興。那裏有許多朋友，我可以轉回身去而不怕背後有人了。」

潑拉格爾說：「不要再開始了，不要讓他再說下去了。」

洛夫脫很討厭的說：「軍官中沒有人發瘋，我們已經够麻煩了。」

湯特繼續着說：「你真以為潑兵會來嗎，上尉？」

「我沒有這樣說。」

「但是你說過他們也許。」

「我說我不知道，中尉。我們已經把半個世界征服了，我們必得戒備一個時期。你是懂得這一點的。」

「但是另外的半個呢？」

「他們也許會毫無希望的再打一個時間。」

「那時我們可以佈滿全球了。」

「可以暫時這樣，」洛夫脫說。

潑拉格爾很神經質的說：「我希望你使他閉口，我希望你使他閉口。」

叫他任嘴。」

湯特拿出一條手帕來把鼻子哼了一下，他像一個失常的人般斷斷續續的說着。他的笑聲很難堪。他說：「我做了一個可笑的夢。我想這是一個夢，這也許是一個想像。也許是一個想像或是一個夢。」

潑拉格爾說：「不許他說，上尉！」

湯特說：「上尉，這地方算是征服了嗎？」

「當然，」洛夫脫說。

湯特的笑聲裏帶了一點歇斯特里的音調。他說：「征服了但是我們正在害怕，征服了但是我們被包圍着。」他的笑聲更尖厲了。「我做了一個夢！或是一個想像——在雪地裏有一個黑影，門口有幾張竊聽着的臉，躲在簾背後的冷酷的臉。我有這樣一個想像或是一個夢。」

潑拉格爾說：「快不許他說。」

湯特說：「我夢見我們的領袖發瘋了。」

洛夫脫和湯特一塊兒笑着。洛夫脫說：「敵人早已發見他是如何的發着瘋了。我要寫篇文章寄回去，報上會發表的。敵人已經知道我們的領袖發瘋了。」

湯特繼續着笑：「征服之後又是征服，深深的陷在糖漿之中。」他的笑

聲窒住了氣，他在手帕裏咳嗽着。「也許領袖發了瘋了。蒼蠅把蒼蠅紙征服了，蒼蠅宰獲了兩萬哩長的新蒼蠅紙！」他的笑聲是更歇斯特里地了。

潑拉格爾向前去用手搖着他，「不許說，不許說，你無權這樣說的。」慢慢的洛夫脫知道這笑聲是歇斯特里的。他便走近湯特，在他的臉上打了一記耳光。他說：「中尉，不許說。」

湯特的笑聲繼續着，洛夫脫又掌了他一下。他說：「不許說。中尉，你聽見我嗎？」

忽然間湯特的笑聲停了。屋子裏除了煤油燈的囁囁聲外寂然無聞。湯特驚訝的看着他的手，他用他的手去摸摸他受傷的臉，他又看看他的手：他的頭垂在桌子上。他說，「我要回家去啊。」

## 六

離市政廣場不遠的一條小路上，尖頂的小屋和小商店混在一起。雪飄在人行道上，馬路上，堆積在籬笆上，吹在屋頂上。雪打在小房子的緊閉的窗上。通達庭院的走道要用鐵鏟來鏟平。夜是冰冷漆黑的，窗戶裏爲了怕飛機不透一點燈光，戒嚴令是嚴厲執行的，所以路上沒有行人。在雪地里房子像灰黑的一堆東西。每隔一會兒，六個人的巡邏隊在路上經過，東張西望的每個人手中都拿着一隻手電筒。腳步聲在馬路上響着，軍靴踏在結實的雪塊上發着尖叫，他們穿着厚外套，看去像是包裹着的人形，鋼盔

下面還戴着絨線帽，一直到耳朵邊把兩頰和嘴都遮去了。天落着小雪，小得像米粒一般。

巡邏隊一邊走一邊說話，他們談着他們所想念的東西——肉，熱的湯，牛油的味道，女人的美麗，她們的笑容，嘴唇，和眼睛。他們有時談到這些事情，有時也談到對於他們現在所做事情的怨恨，以及他們的寂寞。

在鐵店隔壁的一家尖屋頂的小屋子也像其他的小屋子一樣，頭上戴了一頂白帽。緊閉着的窗不透絲毫火光。門緊緊的關着，屋子裏小客廳中點着一盞燈，通臥室的門開着，通廚房的門也開着。靠壁裝着一只鐵火爐，正燒着一些煤火。這是一間溫暖，舒適而簡陋的房間，地上鋪着破了的地毯，牆上糊了棕色的花紙，上面印着一個金黃的百合花形的紋章。背後約

牆上掛着兩幅畫，一幅是一條死魚躺在盤裏，另一幅是一只松鼠死在棕樹枝上。右手牆上掛着一幅耶穌在浪上行走，去挽救失望漁夫的畫。屋裏有兩張靠背椅，一張臥榻上面蓋着一條鮮豔的襪單。屋子中一只小圓檯，燃着一盞煤油燈，上面罩着圓的花燈罩，屋裏的燈光溫暖而柔和的。

通走廊的那扇內門，出去也可路過到大門的，就開在火爐的旁邊。

桌旁一張陳舊而有坐墊的搖椅裏，摩蘭。莫頓一個人坐着。她正在從一件舊絨線衫上拆下絨線，把絨線繞成一個線團。她現在已繞了一大團了。她身旁的桌子上放着她正在結的絨衫，針還插在上面，還有一把大剪刀。她的眼鏡也放在她身邊的桌子上，因為結絨線是不需要眼鏡的。她很美麗，年輕而整潔，她的金黃的頭髮向上梳着，頭上戴着一根藍緞結。她的



手正在忙着繞線。她一邊做工，一邊不時的望着通走廊的那扇門。輕輕的在煙囪裏作響，這是一個掩滿了雪的靜夜。

忽然她停止了工作，她的手靜止着。她望着那扇門聽着。巡邏隊的脚步在路上走過，談話的聲音隱約可聞。慢慢地聲音遠了。摩蘭抽了一根線頭，又把她繞在線球上。於是她又一次的停止了。門上有了響聲，接着是三下急促的敲門聲。摩蘭放下了她的工作，走到門口。

「誰啊？」她喊。

她開了門，走進一個穿得臃腫的人。這是廚娘安娜，眼睛發紅，全身包在衣服中。她很快的閃了進來，好像慣於這一套似的。隨後就把門在背後掩上了。她紅着鼻子，站在那裏嗅着，向屋子裏迅速的看了一眼。

摩爾說：「晚安，安妮，我倒想不到你今天晚上會來的。快脫下你的衣，烤烤火吧，外邊冷得很呢。」

安妮說：「這些兵把冬天也帶來得更早了。我父親常常說戰爭帶來了惡劣的氣候，或是惡劣的氣候帶來了戰爭，我記不清楚究竟是那個把那個帶來了。」

「脫下你的衣服到爐子這邊來。」

「我不能。」安妮很緊急的說。「他們快來了。」

「誰快來了？」摩爾說。

「市長。」安妮說。「還有醫生和安特爾家的兩個孩子。」

「到這裏來？」摩爾問。「幹什麼？」

安妮把手伸出來，手中拿着一小包東西。「拿去，」她說。「我從上統

的盆子裏偷來的，這是一塊肉。」

摩蘭解開這一小塊肉餅，放在嘴裏，一邊嚼一邊說：「你自己也吃到麼？」

安妮說：「東西是我燒的，那我當然可以吃到一些了。」

「他們什麼時候才來？」

安妮嗅了嗅。「安特爾家的孩子們要到英國去。他們非走不可，現在他們正躲藏着。」

「真的嗎？」摩蘭說。「爲什麼呢？」

「是爲了他們的哥哥約克，今天破壞了那輛小車子被擊斃了。那些兵還在搜捕其餘的家族，你知道他們是怎樣幹的。」

「是的，」摩蘭說。「我知道。讀學，安妮。」

「沒有時間了，」安妮說。「我要趕回去告訴市長這裏平安無事。」

摩蘭說：「有人看見你進來嗎？」

安妮很驕傲的微笑着說：「沒有，我是最會鬼鬼祟祟的。」

「市長怎麼能夠出來呢？」

安妮笑了。「假如來檢查，約瑟夫將睡在他的床上，穿上他的睡衣和存夫人的身邊，」她又笑了。她說：「約瑟夫倒要安靜的睡着才好呢。」

摩蘭說：「這樣的晚上去航海是很可怕的。」

「這比被鎗斃好多了。」

「是的，這倒不錯。但是市長為什麼要到這裏來呢？」

「我不知道。他要和安特斯家的人談話。我現在非得走了，我是來通

知你的。」

摩蘭說：「他們什麼時候才來呢？」

「啊，也許隔半點鐘，也許三刻鐘，」安妮說。「我要先進來，因為沒有人會注意一個老廚娘的。」她走向門去，半路上又掉回頭來，好像爲了自己說出最後的一句話有點怪摩蘭似的，便兇惡地說：「我還不太老啊！」她溜出了門口，把門在背後帶上了。

摩蘭繼續結了一回。於是她站起身來走到火爐那邊提起了爐蓋，熊熊的火光正照在她的臉上。她把爐火撥弄了一下，加了幾塊煤，又把火爐蓋蓋上了。她還沒有走到椅子邊，外邊的門上又有敲門的聲音。她穿過了屋子在對自己說：「我不懂她忘掉了什麼東西。」她走到走廊那裏，她說：「你要什麼？」

有一個男人的聲音答應她。她打開了門，一個男子的聲音說：「我不是來傷害你的，我不是來傷害你的。」

摩蘭退到屋子裏，湯特中尉跟着進來了。摩蘭說：「你是誰？你要什麼？你不能到這裏來，你要什麼東西？」

湯特中尉穿了一襲灰的外套。他走進了屋子把鋼盔脫下了，哀求似的說：「我不是來傷害你的，請你讓我進來。」

摩蘭說：「你要什麼啊？」

她把他背後的門關了。他說：「小姐，我祇要談談，這就是我的希望。我聽你談話，這就是我全部的。」

「你是在強迫我嗎？」摩蘭問。

「不，小姐，祇讓我在這裏等一會兒，然後我就走。」

「你要的是什麼呢？」

湯特便設法去解釋。「你能瞭解這一點嗎？你能相信這一點嗎？我們能否在一個極短促的時間裏忘記這次戰爭呢？祇要一個極短促的時間，祇要一個極短促的時間，我們不能像普通人般一塊兒談談嗎？」

摩蘭對他看了好久，然後嘴唇上浮着笑容：「你不知道我是誰吧。」

湯特說：「我在城裏看見過你，我知道你很可愛。我知道我要和你談談話。」

摩蘭還是微笑着。她輕輕的說：「你不知道我是誰吧。」她坐在椅子裏，湯特很笨拙的站着像是一個小孩。摩蘭繼續着低聲說：「你是感到寂寞。就是這麼一回事，是不是？」

湯特舐舐他的嘴唇，很熱切的說：「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說：「你是

明白的，我知道你會明白的。我知道你必得明白的，」他的話向外滾着。「我是寂寞得快生病了。我是在沉靜和仇恨中感到寂寞。」他哀求似的說：「我們可以談談嗎？祇談一回兒。」

摩蘭又結着絨線，她迅速的看了看那扇前門。「你就靜靜十五分鐘。就請你坐下吧，中尉。」

她又向那扇門望了一下。這屋子忽然就作聲。湯特愛得很緊張的說：「這裏還有人嗎？」

「沒有，倒是屋頂上的雪太重了。我沒有男人再去掃除這些東西。」

湯特很溫和的說：「這是誰幹的？又是我們幹的事情嗎？」

摩蘭點點頭，眼睛向遠處望着，「是的。」

他坐了下來，「我真抱歉。」隔了一會他說：「我希望我能做些事情，」



我倒願意去掃除你屋頂上的積雪。」

「不，」摩蘭說。「不。」

「爲什麼不呢？」

「因爲別人以爲我已加入你們了。他們會驅逐我的。我不願意被他們驅逐。」

湯特說：「好的，我知道這事情。你們大家都憎恨我們。但是假如你答應，我倒願意保護你的。」

現在摩蘭知道他已在她的手中了。她略帶殘酷的擠緊了眼睛說：「你爲什麼要問我？你是征服者，你們男人不必要求，你們要什麼就拿什麼。」

「這不是我要的東西，」湯特說：「這也不是我喜歡取的手段。」

摩蘭更殘酷的笑了。「你是要我喜歡你，是不是，中尉？」

他很簡單的說：「是的。」他仰起了頭說：「你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多情，你的頭髮是光亮的，我有好久沒有在一個女人的臉上看見那種和氣的氣色了。」

「你在我的臉上看到了嗎？」她問。

他仔細的看着她。「我正要看呢。」

她最後把眼光垂下了。「你在向我求愛了，是不是，中尉？」

他很笨拙的說：「我要你喜歡我，當然我要你喜歡我。我當然要在你的眼睛裏看出這一點。我在路上見過你，我守着你在路上經過，我已下令不准他們調戲你。你受到過調戲沒有？」

摩蘭靜靜的說：「謝謝你，沒有。我沒有被調戲過。」

他的話繼續着說，「我還爲你做了一首詩呢。你喜歡看我的詩嗎？」  
她譏諷地說：「是一首長詩嗎？但是你即刻就開這裏了。」

他說：「不，這是一首小詩，這祇是一首歪詩。」他把手伸到襯衣袋裏，摸出了一張摺着的紙，就交給了她。她靠近燈邊，戴上了眼鏡，輕輕的唸着。

你的眼睛像深藍的天空，  
迷惑着我永遠不願分離；  
無窮的思想像一座碧海，  
衝着盪着滿在我的心間。

她摺了紙把牠放在膝蓋上。「是你寫的，中尉？」

「是的。」

她帶些嘲笑的說：「是寫給我的嗎？」

湯特很不安的答覆着：「是的。」

她牢牢的望着他帶着笑容。「你沒有寫過吧，中尉。你有沒有呢？」

他像一個小孩子被說破了謊話似的微笑着：「沒有」

摩蘭問他：「那麼你知道是誰寫的呢？」

湯特說：「我知道，是海涅寫的。這是『用你那雙藍眼睛，』我最喜歡這首詩。」他很狼狽的笑着，摩蘭也跟着他笑，一會兒他們一起大笑了。

他又忽然停止了笑，他的眼睛起了一陣淒涼之感。「我好久沒有這樣大笑了，」他說。「他們告訴我們百姓會喜歡我們，傾佩我們的。事實上他們並不，他們祇有憎恨我們。」於是他又儘快更換了個話題：「你是這樣的美麗，你像那笑聲一樣的美麗。」

摩蘭說：「你在開始向我談愛情了，中尉，但是你立刻就娶走的啊。」  
湯特說：「也許我要和你談愛情。一個男人是需要愛情的。沒有愛情一個男人就會死去。他的內心萎縮了，他的胸中感到像木屑般的枯燥。我是多麼的寂寞啊。」

摩蘭從椅上站起來。神經過敏地望望那扇門，他走到火爐邊，又走了回來，她的臉變得很堅決，她的眼睛變得嚴酷的。她說：「你是要和我睡覺嗎，中尉？」

「我沒有這樣說。你爲什麼這樣說法呢？」

摩蘭很殘酷的說：「也許我要設法使你討厭我，我是結過婚的。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我不是一個處女。」她的聲音是痛苦的。

湯特說：「我祇要你喜歡我。」

摩蘭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文明人。你懂得假如倆個喜歡了那說起愛情來便格外的完美而快樂。」

湯特說：「不要這樣說，請你不要這樣說。」

摩蘭望了望門口。她說：「我們是被征服，中尉。你把我們的糧食都搶去了。我現在肚子餓，你假如肯給我喫，我倒感激你的。」

湯特說：「你在說什麼？」

「我使你討厭了嗎，中尉？也許我在這樣做，我的代價是兩條香腸。」

湯特說：「你不能這樣說話。」

「中尉，上次大戰結束以後你們自己的女孩子是怎樣的呢？一個男人可以用一個雞蛋或是一塊麵包在你們的女孩子中間自由挑選。你以為我就可以不要代價的嗎？中尉，你以為這代價太高嗎？」

他說：「你在向我開玩笑，我知道你在恨我，你說是不是？我想也許你并不恨我。」

「不，我不恨你，」她說。「我肚子餓——我恨你。」

湯特說：「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但是——」

她打斷了他的話：「你要稱他爲別一種東西嗎？你不要一個妓女，這是不是你的意思？」

湯特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你怎麼把事情攪得聽來像是一片仇恨似的。」

摩蘭笑了。她說：「肚子餓不是一件好事情。兩條香腸，兩條好而肥的香腸可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

「請你不要說這些話，」他說。「請你不要說。」

「爲什麼不？這都是真話。」

「這不是真的，這不會是真的。」

她對他看了一會兒，然後她坐下來，她的眼睛垂在膝蓋上。她輕輕的說：「這不是真的，我並不恨你，我也寂寞，屋頂上的雪又是那樣重。」

湯特站起來走近她，她拿了她的一只手握在他的兩個手掌間，他輕輕的說：「請你不要恨我，我祇是一個中尉。我不是自己願意到這裏來的，你也不是自己願意做我的仇敵。我祇是一個男人，却不是一个征服者的男人。」

摩蘭的手指把他的手指勾住了一回。她溫柔的說：「我知道，是的。我知道的。」

湯特說：「在隨處都是死亡之中，我們對於生命也有一些小小的權利啊。」



她把她的手摸着他的臉，她說：「是的。」

「我會保護你，」他說。「在這互相殘殺的世界中，我們對於生命還有些權利。」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突然間她嚴肅起來。她的眼張大着，呆視着，好像看到什麼幻像似的。他的手把她放了，他說：「什麼事，什麼東西？」她的眼睛一直向前呆望着，他重複着說：「什麼事情？」

摩蘭用了一種有鬼在作祟的聲音說：「我好像把他當做第一天學去的小學生看。他有些害怕，我替他鈕上了扣子，設法安慰他，但是他得不到安慰，他還是害怕。」

湯特說：「你在說什麼？」

摩蘭好像看見了她所描摹的人了。「我不懂他們為什麼讓他回到家裏來。他很模糊，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臨走的時候連吻都不吻我一

下。他雖害怕，但是很勇敢，像一個小孩子第一天到學校去上學一樣。」

湯特站起身：「那是你的丈夫了。」

摩爾說：「是的，我的丈夫。我到市長那裏去，他也無能爲力。後來他被我押走了——身體既不好，精神也不安定——就是你把他押了出去，就是他把他的鎗斃的。那時，是奇怪而不是害怕。我簡直不相信這回事。」

湯特說：「你的丈夫！」

「是的，現在在這寂靜的屋子裏，我才相信了。現在屋頂上堆滿了厚雪，我才相信了。五更時寂寞之中，在半暖的床上，我才明白了。」

湯特站在他的面前，他的臉上滿是憂愁。「晚安。」他說：「上帝保佑你。我下次能再來嗎？」

摩爾看看牆壁，迴想着過去的事情，「我不知道，」她說。

「我要回來的。」

「我不知道。」

他望望她，就輕輕的走出門去了，摩蘭還是看着牆壁。「上帝保佑我！」她又向牆壁望了一會兒。門輕輕的開着，安妮進來了，摩蘭簡直沒有看見她。」

安妮很不贊成似的說：「這扇門是開着的。」

摩蘭慢慢的看到她，她的眼睛還是睜大着。「是的，噢，是的，安妮。」

「門開着，一個男人走出來，我看見他，他看來像個兵。」

摩蘭說：「是的，安妮。」

「是一個兵在這裏嗎？」

「是的，是一個兵。」

安妮很疑惑的問：「他在這裏幹什麼？」

「他是來和我談愛情的。」

安妮說：「小姐，你在幹什麼？你沒有加入他們吧？你不會和他們在一起，像那位考萊爾先生的吧？」

「不，我不會和他們在一起的，安妮。」

安妮說：「假如市長在這裏而他們來了，發生了亂子是你要負責的。」

「他不會回來，我不讓他回來。」

安妮還是有些疑惑。她說：「我現在可以請他們進來了嗎？你說這裏安全嗎？」

「安全的。他們在那裏？」

「他們在籬笆外邊，」安妮說。

「請他們進來吧。」

安妮出去的時光，摩蘭起來，梳梳她的頭髮，搖了搖頭，想振作起精神來。走廊裏有一些小聲音，兩個高個子黃頭髮的青年進來了。他們穿了短大衣和深色絨線衫，他們戴着絨線帽，頂在他們的頭上。他們是風塵滿面，身強力壯，看去極像雙生子，一個叫威爾。安特斯，一個叫湯姆。安特斯，是以捕漁為業的。

「晚安，摩蘭。你知道了嗎？」

「安妮告訴我了。但是這樣惡劣天氣的晚上是不適宜於動身的啊。」

湯姆說：「這倒比晴朗的晚上好，晴朗的晚上，飛機會看見你的。市

長要怎麼樣，摩蘭？」

「我不知道。我聽到關於你哥哥的惡耗，我很惋惜。」

兩個人沉默着像是很侷促的樣子。湯姆說：「這件事你知道得很細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

安妮又從門裏進來，她用啞嗓子低聲說：「他們來了！」奧頓市長和溫特醫生都進來了，他們脫下了衣帽把他們放在榻上。奧頓走到摩蘭那裏，吻着她的前額。

「晚安，親愛的。」

他對安妮說：「你站在走廊上，安妮。巡邏隊來了你敲一下門，去了再敲一下，有危險就敲兩下。你可以把外面的門打開一條縫，有人來了你

就可以聽見。」

安妮說：「是的，先生。」她走到走廊去，把門在後面關上了。

溫特醫生坐在火爐那邊烤着手：「我聽說你們兩個人今天晚上要動身了。」

「我們不得不走了，」湯姆說。

奧頓點點頭。「是的，我知道。我聽說你們預備帶了考萊爾先生一起走。」

湯姆很痛苦的說：「我們想祇有這樣做才對。我們將坐了他的船走。我們不能把他留在這裏，在路上看到他也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奧頓悲傷的說：「我也希望他滾蛋。但是你們把他帶走，恐怕對於你們有危險吧。」

「在路上看見他也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維爾學他哥哥的話說。「讓人們在這裏看見他也不很好。」

溫特問：「你能弄他到手嗎？是不是防備得很週密的呢？」

「啊，是的。說起來他防備得確是很周密，可是每到十二點鐘，他常常步行回家。我們就躲在牆背後，我想我們可以把從他後花園裏帶到海灘邊。他的船就泊在那裏。我們今天已在船上把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奧頓重複着說：「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做，這又是一件外加的危險。假如他一作聲，巡邏隊就會來的。」

湯姆說：「他不會作聲，讓他在海裏失蹤倒好多了。城裏的人把他弄死了，那就會大殺其人的。假如他死在水裏，一切就好得多。」

摩蘭又拿起她的絨線工作。她說：「你們預備把他投入海裏嗎？」



維爾臉紅了。「他會到海裏去的，夫人。」他轉向市長說：「你要和我們談話嗎？先生。」

「是的，我要和你們談話。溫特醫生和我都在想——關於公理不公理以及佔領等等的話說得已經很多了。我却以為我們的百姓雖被敵人侵害，他們却至今未被征服。」

門上起了一聲尖銳的敲門聲，屋裏忽然靜下來了。摩爾守了針，市長伸出的手還掛在空中。正在抓耳朵的湯姆，他的手也留在那裏停止了。屋裏每個人都沒有動作。每只眼睛都向門口望着。遠處送來了一陣<sup>①</sup>地濤隊的脚步聲，開始是隱約的，漸漸的聲音大了，他們的皮靴踏在雪上發着尖叫，他們經過的時光，還有說話的聲音。過了門口，腳步聲逐漸遠去了。門上又響了一下，屋子裏的人才舒了一口氣。

奧頓說：「安妮在外面一定很冷的」。他從榻上拿了他的大衣，開了裏門，把他的大衣遞了出去。「把這個披在肩膀吧，安妮。」他說了關上了門。

「沒有她，我不知道我將怎樣辦，」他說。「任何地方她都能去，任何東西她都能看見，任何話她都能聽到。」

湯姆說：「我們即刻就要走了，先生。」

溫特說：「我希望你們能放棄考萊爾。」

「我們不能。在路上看到他也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他發問似的看着市長。

奧頓慢慢的開始說：「我要很簡單的說說我的意思。這是一個小城市，公理與否，無關重要。你們的哥哥被槍斃了，亞立克斯奧頓被槍斃了。」

我們向一個奸細服仇。人民雖都憤憤不平可是又無法反攻。這也無關重要。因為這一次是人民對人民的戰爭，而不是理想對理想的戰爭。」

溫特說：「做醫生的人要想到破壞工作是一件可笑的事，但是我想所有被侵害的人民都願意抵抗。我們的武裝已被解除，我們的精神和身體都已不支。被解除了武裝的民氣會逐漸消沉的。」

維爾。安特斯問：「說這番話是甚麼意思？先生，你要我們做些什麼事呢？」

「我們要攻擊他們，但是我們沒有力量，」吳頓說。「他們用飢餓來對付百姓。飢餓是會使百姓衰弱的。你們現在到英國去了，也許沒有人會聽信你們的話，但是替我們——從一個小城市裏，告訴他們，快把武器撥助我們。」

湯姆說：「你是要鎗嗎？」

門上又有了一聲敲門聲，屋裏的人都在原有的位置上凍結了。外邊有巡邏隊的聲音，是用跑步奔走着。維爾很快走到門口去聽。跑步的聲音沿着屋子過來，還有輕聲的命令夾在中間，巡邏隊經過後，門上又響着第二次的敲門聲。

寧蘭說：「他們一定又在追捕什麼人。我不知道這一次又輪到誰了。」

「我們應當走了，」湯姆很不安的說。「你是要鎗嗎，先生？你要我們再他們要求鎗嗎？」

「不，告訴他們這裏的情形。我們是被監視着。任何一個行動就會遭遇報復。我希望我們能夠獲得簡單，秘密的武器，秘密行動用的武器，好像爆炸物，損壞鐵軌用的炸藥，手榴彈，可能的話，還要些毒藥。」他很

憤怒的說：「這次戰爭不是一種道義的戰爭。這一次是奸詐和殘殺的戰爭。我們也要運用人家早已用在我們身上的方法，讓英國的轟炸機把大炸彈丟在工廠上面，還要請他們把可以應用，可以隱藏，可以塞在鐵軌下坦克車下的小炸彈丟給我們。這樣侵略者就無法知道我們裏面誰有了武器。轟炸機把簡便的武器帶給我們，我們懂得如何運用的。」

溫特稀進去說：「他們無法知道那裏會爆發。兵士和巡邏隊也不會知道我們裏面誰有了武器。」

溫特抹了一下前額。「假如我們能夠平安的過去，我們一定告訴他們，先生。但是——我聽說在英國，當政者還有不放心把武器交給普通百姓手中的人。」

奧頓呆望着他，「噢，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我們祇能等着看，假

如英國和美國還在這種人的治理之下，那世界也就完了。假如他們肯聽的話，告訴他們我們所說的話。我們必得獲得援助，假如我們獲得了，」——他的臉變得很堅決——「假如我們獲得了，我們就有辦法。」

溫特說：「假如他們能夠把可以隱藏可以埋在地下隨時應用的炸藥供給我們，那麼這些侵略者將永遠得不到安甯，永遠也不！我們要把他們的給養完全炸掉。」

屋子裏的人都興奮了。摩爾厲聲的說：「是的，那我們可以在他們休息時候作戰，他們睡眠的時候作戰。我們可以攻擊他們的神經和決心。」

維爾輕輕的問：「就是這些事情嗎，先生？」

「是的，」與頓點點頭。「這是最主要的部分。」

「假如他們不聽信我們，那我們將怎麼辦呢？」

「你祇聽嘗試一下，像你今晚嘗試過海一樣。」

「沒有別的了嗎，先生？」

門開了，安妮靜靜的掩了進來。奧頓繼續說：「就是這些事情了。假如你現在要走，讓我叫安妮去看看路上是否安全。」他抬頭一望看見安妮已經進來了。安妮說：「有一個兵在小路上走來。他像是剛然在這裏的那個兵。剛然有個兵和摩蘭在一塊兒的。」

其餘的人看着摩蘭。安妮說：「我已把門鎖上了。」

「他要什麼？」摩蘭問。「他回來幹什麼呢？」

外面的門上有輕輕的敲門聲。奧頓走到摩蘭那裏。「是怎麼一回事，摩蘭？你有爲難的事情嗎？」

「沒有，」她說。「沒有，請你打後門出去，你們可以從後門走。快些

，快些出去。」

敲門聲還是繼續着。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在輕輕的叫。摩爾開了那扇通廚房的門。她說：「快些，快些。」

市長站在她的面前。「你有爲難的事情嗎，摩爾？你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吧。」

安娜冷冷的說：「看來這就是那個兵士。剛然雅寶有個兵士在這裏的。」

市長說：「他要什麼呢？」

「他要和我談愛情。」

「他沒有幹出什麼事情來吧？」奧頓說。

「沒有，」她說。「他沒有。你去吧，我會當心自己的。」



奧頓說：「摩蘭，假如你有爲難的事情，讓我們幫助你。」

「我現在感到爲難的事情是任何人都不能幫助我的，」她說。「你去吧，」她把他們推出了門口。

安妮還是留在後面。她望望摩蘭，「小姐，這個兵要什麼呢？」

「我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你會告訴他什麼消息嗎？」

「不。」摩蘭很驚訝的又說了一句：「不。」於是她再厲聲的說「不，安妮，我不會說的。」

安妮蹙着眉對她說：「小姐，你還是什麼話不要對他說的好。」她走了出去把門關上了。

敲門聲在前門繼續着，一個男人的聲音可以從門內聽見。

摩蘭走到屋中那盞燈的地方，她的心是沉重的。她看着那盞燈，她看見一把大剪刀正放在絨線的旁邊。不知不覺間從刀口拿了起來，刀口在她的手一滑，她就握住了長刀柄，拿在手裏正像一把刀。她的眼睛中充滿了恐怖，她向那盞燈望着，火光照在她的臉上，她慢慢的提起了剪刀把牠安放在衣服裏。

敲門聲繼續着，她聽見叫她的聲音。她靠着燈站了一回，然後把火吹滅了。屋子裏除掉火爐所發的一團紅光以外，一切都是漆黑的。她開了門，她的聲音是緊張而甜密的。她叫着：「我來了，中尉，我來了。」



## 七

在漆黑而清淨的夜裏，一顆慘白憔悴的月亮發着微弱的光芒。風是乾燥的，吹在雪上像在唱歌。從北極最冷的地方送來陣陣溫和的微風。地上的雪深深地堆着硬得像沙泥一般。房屋埋在雪堆的空隙中，爲了避寒而緊閉着的窗子不透一點燈光。祇有繚繞的黑烟從壁爐餘爐裏慢慢上昇起來。

在城裏，雪上的足跡都冰硬了而且結成了硬塊。路上除了可憐而怕冷的巡邏隊走過以外一點聲息都沒有。在夜裏屋子都是黑的，到早晨，屋裏就留着一點餘下的溫暖。隣近煤礦的進口，衛兵守望着天空，把他們的軍

器向天空試放着，把他們的聽音器對準着天空，因為這是最適宜於轟炸的晴朗的夜晚。像這樣的夜裏生翼的鋼錘，常常吹噓着落下地來，再轟鳴而裂成萬千的碎片。雖然月亮祇發着微弱的光芒，今晚上的大地是可以從天空中俯視一切的。

村落的一端，在許多小屋中間，有一只狗爲了寒冷和寂寞在訴着苦。他昂着頭，向天訴說着一大篇他對世界上一切可厭事物的見解。他是一位譬如洪鐘擅長各種聲調的有經驗的歌唱家。那六位巡邏隊員在街上很沮喪地來往着，聽見了狗叫的聲音，其中一個兵說：「我聽來這只狗一夜不知一夜了。我以爲我們應當把牠鎗斃。」

另外一個人說：「爲什麼呢？讓牠叫好了。我覺得牠叫得很好聽。我家裏總要養一只喜歡叫的狗，我從來不打斷牠的叫聲。膽小的狗，我是不

在乎牠這樣叫的。他們却把我的狗和其他的一起捉去了。」他很確實的說；帶着很沉重的語氣。

伍長說：「狗不是會把需要的食糧吃掉的嗎？」

「噢，我不是在訴苦，我知道這是必須做的事。我不能像領袖們一樣作一切的計劃，我覺得可笑的是這裏也有人養狗，他們的食糧却還不及我們的多，雖然這裏的人和狗吃一樣的瘦。」

「他們是呆子，」伍長說。「這就是他們所以失敗得如此快的理由，他們不會像我們那樣的有計劃。」

「我不知道戰爭過去以後我們是否還會有狗，」那個兵說。「我想我們可以從美國或是別的地方要了種再讓牠傳下去。你以為美國有的是那一種狗呢？」

「我不知道，」伍長說。「他們的狗也許和他們的其他一切東西一樣的荒唐。」他繼續說：「除了幫助警察工作之外，對於狗我們最好不必去理會牠。」

「這也許是對的，」那位兵士說。「我聽說領袖是不喜歡狗的。我聽說牠們使他發癢而打噴嚏。」

「你什麼都聽見，」伍長說。「聽着！」巡邏隊停了步，遠遠的聽到飛機的嗡嗡聲。

「他們來了，」伍長說。「好在一點都沒有燈光。離開他們上次來時，已經兩個星期了是不是？」

「十二天了，」那兵士說。

守煤礦的衛兵已聽到飛機在高空中的嗡嗡聲。「他們飛得很高，」

個軍曹說。洛夫脫上尉把頭向後傾斜了好在鋼盔的邊下看。「我看有二萬呎以上吧，」他說。「也許他們正飛在我們頭上。」

「沒有幾架，」軍曹說。「我想一共也不到三架的。我要通知總隊嗎？」  
「看看他們有沒有準備，然後通知藍塞上校——不，還是不要通知他吧。他們不到這裏來。他們差不多已飛過了，並且他們也沒有儲銜呢。」

「我聽來像是在繞圈子，我想不會有兩架以上吧，」軍曹說。

人們睡在床上聽見了飛機聲，便深埋在鵝絨被裏靜靜地聽着。在市長的官舍裏，這小小的聲音把藍塞上校也催醒了。他朝天仰臥着，用張大的眼看着那漆黑的天花板，他閉住了氣以便聽得更清楚些，結果他的心跳動得連像他在呼吸時所聽到的聲音都不如了。奧頓市長在睡夢中聽見那飛機，他們使他做了一個夢，他翻了身，又在睡夢中作好了。



高空中，兩架轟炸機在繞着圓圈，是兩架黑灰色的飛機。他扳住了氣門，向上升着，繞着圓圈。從每架飛機的腹部降着小小的東西，一包一包地一共有幾百包。直垂了幾呎以後，小的降落傘張開了，小包的東西靜靜的飄盪着，慢慢的降下地來。飛機開了氣門向上升空，然後又扳了氣門盤旋着，更多的小東西繼續的垂下來。飛機一轉向又往飛來的方向回去了。

小小的降落傘像輕絮般在空中飄浮着，微風把他們吹散了像是散播着薊花的種子。牠們飄盪得那樣的緩慢，落地的時光又是那樣的輕柔，有時這十英吋包裝的炸藥就筆直的站在雪地上，降落傘徐徐地摺疊在牠的周圍。在雪地裏看來，降落傘是黑色的。牠們落在雪白的田野間，山上的森林中，有的落在樹上，懸在枝頭。也有落在小城中的屋頂上，有的在小小的

庭院裏，其中有一包還恰巧直落在教士聖亞爾培銅像頭頂的雪堆中。

另外的一包正落在巡邏隊面前的街道上。軍曹說：「留心，這是定時炸彈啊！」

「這並不大，」一個兵士說：

「不要走近牠。」軍曹扭亮了他的手電筒，把牠照在那東西上。是一把不比一幅手帕大的降落傘，顏色是淡藍的，上面繫着一包用藍紙包裹的東西。

「現在大家不要去動牠，」軍曹說。「哈雷，你到礦裏去找那位上尉來，我們看守着這東西。」

天明了，鄉下的人從屋裏出來看見了雪地上的藍東西，便過去把牠們拾了起來。他們解開了包，讀着印刷着的文字。他們看見了那禮品，每個

人都忽然變成了鬼鬼祟祟的，把長管子隱藏在外衣中，跑到祕密的地方把藥管隱匿着。

關於禮物的消息傳到了小孩子的耳朵裏，便像復活節舉行尋蛋比賽一般的都跑到田野裏去。當幸運的孩子發見了藍紙包，他就跑去把他拆了開來，隱匿了藥管，再回去告訴他的父母。有些膽小的人，便把藥管交給軍隊，但是這種人爲數並不多。兵士們在城市附近也舉行了一次復活節的尋蛋遊戲，可惜他們的成績還不及孩子。

市長官舍的客廳裏，餐桌四周的椅子還是和亞力克斯·莫頓被殺那天一樣。這屋子早已失去了被當做市長官舍時代那種優美的風度了。祇有幾張椅子靠着牆，所以壁上更形空虛。桌子上散亂着一些紙張，使這間屋子，看來像是一間營業室。壁爐架上的鐘正敲了九下。天色陰黑，上面滿蓋

着烏雲，晨曦帶來了濃厚的雪意。

安妮從市長的房裏出來，她俯在桌子上，讀着那放在桌上的文件。洛夫脫上尉進來了，他立停在門口，看見了安妮。

「你在這裏幹什麼？」他質問着。

安妮很兇惡的說：「是，先生。」

「我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想整理桌子啊，先生。」

「讓牠去吧，你出去好了。」

安妮說，「是的，先生。」她等他讓出了門口，她就倉皇的出去了。

洛夫脫上尉回頭向門外說：「好了，把牠拿進來。」從他背後進來了一個兵，他的來福鎗用一根皮帶掛在肩上。手裏捧着幾包藍紙包，紙包的一

端垂着一條細繩和幾塊藍布。

洛夫脫說：「把他放在桌子上。」那兵士小心的把紙包放了下來。「現在到樓上去報告藍塞上校說我已把那些東西帶來了。」那兵士轉了身便離開這屋子。

洛夫脫走到桌子旁邊提起了一個紙包，臉上顯着不愉快的臉色。他拿起了藍布的降落傘，提到頭頂上，然後把繩放下去，藍布張了開來，紙包就滾在地板上。他拾起了紙包，細細的檢視着。

藍塞上校很快跑進這屋子裏來了，後面跟着享脫少校。享脫手裏拿着一方黃紙。藍塞說：「早安，上尉。」他走到桌子的頂端坐了下去。他向一小堆藥管看了一回，然後檢起了一管，拿在手裏。「請坐，享脫，」他說。「你有沒有把這些東西檢視過？」

享脫拉出一張椅子來坐下，他看着他手中的那張黃紙。「我沒有細細地看，」他說。「在十哩路的鐵路上又被破壞了三處。」

「細細的看看，看你有什麼意見，」蓋塞說。

享脫拿了一根藥管，敲破了外層的壳，在藥管外面還附着一個小包。享脫拿出一把刀來切進藥管去，洛夫脫上崗在他背後看着。享脫聞到了從那刀口發出的氣味，他便用手指把韌攔住了。他說：「真是太笨了，這不是商業用的炸藥而已，其中包含多少硝酸甘油等我化驗了才知道。」他又在藥管的底裏看看。「這上面有一顆規定時間的炸藥帽，雷酸水銀和火藥線——大約可有一分鐘時間，我看，」他把藥管丟在桌子上。「這是既便宜又簡單的東西，」他說。

上校望着洛夫脫：「你知道一共擲下多少？」

「我不知道，長官，」洛夫脫說。「我們拾到了五十管，降落傘有九十把。因為人們拿掉了藥管留下了降落傘，而且也許有許多我們根本沒有找到。」

藍塞搖搖手。「這沒有什麼關係，」他說。「他們可以儘量的丟下來。我們既不能制止牠，也不能用牠來對付他們。他們從沒有征服過什麼人。」

洛夫脫很猗猗的說：「我們可以把他們從地球面上趕出去的。」

享脫正在從一個藥管的頭上揭開那紫銅帽。藍塞說：「是的——我們可以這樣做。你有沒有看過那包紙，享脫？」

「沒有，我還沒有時間。」

「這真有些鬧鬼，這種東西，」藍塞上校說。「包紙是藍色的，所以極

容易看見。把外邊的包紙拆開了，這裏——他就拿起了小包——這裏就有一塊朱古力糖。每個人都會去尋覓這種東西。我敢說我們的兵一定把朱古力糖偷吃了。小孩子們也會像找清明蛋饃去尋覓的。」

一個兵進來把一張方方的黃紙放在上校的面前就出去了。藍靈望了一張那張紙，便笑得很粗蠢的。「又是你的事情了，享脫。你鐵路線上又有兩處被破壞了。」

享脫從他檢視着的紫銅帽上仰起頭來問：「是普遍丟下來的嗎？他們什麼地方都丟下來的嗎？」

藍靈有些不明白。「這事情倒滑稽了。我和京城通過話，據說這裏是他們擲下這種東西的唯一的地方。」

「你怎麼想法呢？」享脫問。



「這很難說，我想這是他們試驗的地方。我想假如這裏做到了，他們就要到所有的地方去實行；假如這裏行不通，他們也就不再嘗試了。」

「你將怎麼辦呢？」享脫說。

「京城裏命令是要我無情的消滅這種東西，讓他們不再到別的地方去投擲。」

享脫很悲痛的說：「叫我怎麼樣去修理這五個被破壞了的地方呢？我現在就沒有鉄軌去修補這五處被破壞的地方。」

「我看你還是拆掉幾處舊的副線吧，」藍塞說。

享脫說：「那會把路基弄得不成樣的。」

「但是，無論如何，這總可以修整一處路基啊。」

享脫少校把他剛拆開的藥管丟在那一堆藥管上面。洛夫脫插嘴說：

「我們必得立即制止這種事情，長官。我們要把收拾這些東西而還沒有利用的人加以拘捕和處罰。我們應當立刻去做，否則他們要說我們看做是一批無用的人。」

蓋塞對着他笑。他說：「定心些，上尉。讓我們先看看這裏的東西，然後再想補救的辦法。」

他從那一堆藥管中另取了一包，打了開塞，他拿出那小塊的朱古力糖，嘗着味道。他說：「這真是件可惡的東西，可是朱古力糖倒不錯，連我自己都不能抵抗了。這是釣魚鉤上的好東西啊。」然後他拿起了炸藥：「你以為這東西究竟怎麼樣，享脫？」

「我已經告訴你了。要從事於小小的破壞工作，這種上面裝了帽子和一分鐘火藥線的炸藥是成本低而效力相當大的。你懂得如何利用牠，這就

是好東西，你不懂就沒有用。」

藍塞研究着包紙裏邊印的文字。「你看過嗎？」

「約略的望了一下，」享脫說。

「我倒看過了，我希望你細細的聽着，」藍塞說。他撻着紙唸：「未被征服的人民，請將此物藏起。切勿自行揭發，俾供泰日應用。此乃汝友人贈予汝之禮物，汝即可以之轉贈侵佔汝等國土之敵人。惟此物不能應付重大事件，」他把傳單中的話跳着唸：「這裏說，『在鄉間之鐵軌』，『工作須於晚間進行』，『目的在使運輸發生阻撓』，這裏又說：『應用方法如下，對於鐵軌，宜將藥管置於鐵軌之腳接處，用繩繫住，再將泥土與雪塊置於四周使之堅固。點着藥線後，爆炸之前，汝可用慢聲計數至六十。』」

他望望享脫。享脫很簡單的說：「已經發生效力了。」藍塞又看着那張

紙，他又跳了一段：「對於橋樑，使其損害，不必破壞」，這裏說：「電桿木」，這裏又說：「溝渠，貨車……」他放下了那傳單說「都在這裏了。」

洛夫脫很憤怒的說：「我們必得想些辦法。總有辦法控制這些事情的。總歸方面怎麼說呢？」

蘭塞把嘴唇脣滿了一下，他的手指在弄着那藥膏。「我可以在他們下令之前告訴你他們要說的話。命令是一定這樣說：『做些假圍套，把毒藥放入朱古力糖裏。』他隔了一回又說：『草脫，我是一個善良而忠誠的軍人，但是聽到總部所發那些高調的意見時，我希望還是做個老百姓，一個年老殘廢的老百姓吧。他們老是在想他們應付着兩邊：批惡毒的人民，我並不說由此可以估計他們的知識程度。』

草脫好像很有興味的說：「你不是這樣說嗎？」

藍塞很嚴厲的說：「不，我並沒有這樣說。但是將來事情會怎樣呢？一個人可以拾起了我們的假圈套而發炸成粉碎，一個小孩爲了吃朱古力糖而中毒身死，此後呢？」他向他的手望望，「他們會用竹竿去撥牠，或是在觸動以前先把鞭套住。他們也會把朱古力糖先讓貓喫。可惡的東西，少校，這些是有知識的人民，愚笨的陷阱，他們第二次是不會上當的。」

洛夫脫咳了一咳說：「長官，這是失敗主義者的話啊，」他說。「我們必得想些辦法。爲什麼你以爲他們把這些東西祇丟在這個地方呢，長官？」

藍塞說：「那不出兩個理由：不是他們隨便挑上了這個城市，就是因爲這個城市和外邊的世界還有往來。我們知道有幾個青年逃走了。」

洛夫臉沉重的重複着說：「我們必得想些辦法才是啊，長官。」

藍塞旋轉身來對他說：「洛夫脫，我要把你介紹到參謀部去。你怎樣連問題所在之處沒有弄明白之前就要去工作呢。這是一種新的征服方法。從前常常可以把人民解除了武裝實施愚民政策，現在他們可以聽無線電，我們便無法禁止他們，連無線電在那裏我們都無法找到。」

有一個兵在門口張望，「考萊爾先生要看你，長官。」

藍塞說：「叫他等一等。」他繼續對洛夫脫說：「他們讀着傳單，武器又從天上降下來。現在已投下了炸藥，上尉，將來很快也許會有手榴彈和毒藥來的。」

洛夫脫很關心地說：「他們還沒有投下毒藥來啊。」

「沒有，但是將來會的。假如他們用了一種小的箭頭，你知道，就是那種擲在目標板上的小東西，頭上也許塗了一層毒藥，有種無聲而致命的

小東西。你不聽到他來，但是牠已一無聲息戳破了你的制服。到那個時光，你想這將如何影響於我們軍隊，恐怕連你也不是例外了。假如我們的軍隊知道了彈藥的情形他們又將怎樣呢？你和他們還能舒適的飲食嗎？」

享脫很乾脆的問，「你是在替敵人寫宣傳品嗎，上校？」

「不，我是在預計這些事情。」

洛夫脫說：「長官，我們應當去搜尋爆炸物，現在反而坐在這裏閒談。假如人民中有所組織，我們必得搜查牠，消滅牠。」

「是的。」藍塞說。「我們必得消滅牠，殘忍地消滅牠。你帶一隊特務隊去，洛夫脫，叫潑拉格爾也帶一隊。我希望我能多有幾位年青的軍官。湯特的被殺又使我們損失了一個人，爲什麼他去和女人鬼混呢？」

洛夫脫說：「我不喜歡潑拉格爾的行爲，長官。」

「他在幹什麼？」

「他沒有幹什麼，他祇是動搖而悲觀的。」

「是的，」藍塞說。「我知道的，這就是我常常談起的事情。你知道，」他說，「要是我對於這些問題並不多說話，我也許早已是少將了。我們是爲了勝利而訓練青年，但是你要承認在勝利時他們是光榮的，他們卻不懂失敗時如何去應付。我告訴他們他們是比別的青年更聰明更勇敢，但是當他們發見他們一點也不比別的青年聰明或勇敢時，對於他們就是一種打擊了。」

洛夫脫很嚴厲的問，「你說失敗是什麼意思？我們沒有被打敗啊。」

藍塞冷酷的望了他一會兒，一句話也不說。最後洛夫脫的眼睛幌動了

。他說，「長官。」



「沒有事了，」藍塞說。

「你對別人並不這樣嚴厲的吧，長官。」

「他們並想不到這一點，所以那不是侮辱。當你說出了口時，那就是侮辱了。」

「是的，長官。」洛夫脫說。

「現在你去吧，看住了潑拉格爾。即刻開始去搜查，除非是公然的行動我不願意你們開鎗。你懂了嗎？」

「是的，長官，」洛夫脫說。他很正經的行了一個禮，走出屋子去了。

享脫很有趣味的望着藍塞上校，「你對他太不客氣了。」

「我必得這樣做。他是害怕了。我知道他這種人。他在害怕時必得給他些紀律，否則他會動搖的。他需要紀律像許多人需要同情心一樣。我想

你還是替你跌軌的事，你應當準備今天晚上他們也許真會把牠炸掉的。」

享脫站起來說：「是的，我怕這是京城裏來的命令吧。」

「是的。」

「他們是？」

「你知道他們怎樣說？」藍塞搖進去說。「你知道他們祇有這一法：拘捕首領，鎗斃首領；拘捕人質，鎗斃人質；拘捕更多的人質，就把他們一起鎗斃！」他的聲音提高了。但是忽然又突然改成耳語：「於是仇恨增加着，我們之間的創痕，愈來愈深。」

藍塞遲疑了一回：「名單上的人也有被判罪的嗎？」他略略的向前探取房那裏移動了一下。

藍塞搖搖頭：「不，還沒有，他們畢竟是拘留而已。」

享脫低聲的說：「上校，讓我告訴你訴——你是太疲倦了吧，上校。我能够——你知道——我能够報告你，你是太疲倦了吧。」

藍塞用他的手把他的眼睛掩了一會兒。於是他挺直了肩，臉上很堅決的說：「享脫，我不是一個老百姓。我們現在已很感到軍官的缺乏，你也明白這一點，快去工作，少校。我要接見考萊爾先生了。」

享脫微笑着，他走到門口打開了門。他在門外說，「是的，他在這裏，」他就回頭對藍塞說：「這是潑拉格爾，他要看你。」

「叫他進來，」藍塞說。

潑拉格爾進來了，他的臉是陰沉而帶挑戰的。「藍塞上校，長官，我要——」

「坐下來，」藍塞說。「坐下來休息一會，做一個好軍人，中尉。」

潑拉格爾那種倔強之氣去掉了。他坐桌旁，用手臂支撐着，「我要！」藍塞說：「暫時不要說。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你過去以為不是這樣子的，是不是？你以為情形還要好多了？」

「他們憎恨我們，」潑拉格爾說。「他們是那樣的憎恨我們。」

藍塞笑了，「我不懂我是否已懂得了奧妙。要年青的人才能做好軍人，但是年青的男人又得需要年青的女人，是不是？」

「是的，正是這樣。」

「啊，」藍塞很和善的說，「那她恨你嗎？」

潑拉格爾很驚奇的看着他。「我也不知道，長官。有的時光我覺得她祇是不高興。」

「你是很悲傷嗎？」

「我不喜歡這地方，長官。」

「不，你過去以為這是一件好玩事情，是不是？湯特動搖以後就出去被人家用一刀刺死了。我也可以把你送回家去。但是假如你知道我們這裏需要你，你還要回家去嗎？」

潑拉格爾很不安的說：「不，長官，我不要。」

「好的，現在我告訴你，希望你明瞭這一點。你現在不再是一個普通人。你是一個兵，你不能再顧到你的安適，你也不能再顧到你的生命。你活着，你就會有記憶，這是你唯一能有的東西。目前你必得接受命令而執行。許多命令是并不愉快的，但是那不關你的事。中尉，我不會向你說慌的。他們應當爲了這種事情而訓練你，不是爲了路上鋪滿鮮花的歡迎會。他們應當用真理而不是謊話來建造你的靈魂，你。」他的聲音更堅決

了。「你已經擔任了這職位，中尉。你願意留着呢還是離開？我們對於你的靈魂是無法照顧的。」

潑拉格爾站了起來。「謝謝你，長官。」

「至於那女人，」蓋塞繼續說，「那女人，中尉，隨你去強姦她也好，保護她也好，或是和她結婚也好——祇要你能够在奉到命令時把她鎗斃，一切都沒有問題。」

潑拉格爾很疲乏的說，「是的，長官，謝謝你，長官。」

「我要使你相信你應當把事情先弄個明白。我要使你相信這一點，要把事情弄清楚。去吧，中尉，假如考萊爾還等在那裏，你就請他進來。」他就望着潑拉格爾中尉走出門口。

當考萊爾先生進來時，他已換了一個人了。他的左手臂還塗着石膏，

他不再是那位快樂，可親而常帶笑容的考萊爾了。他的臉是瘦削而痛苦的，他的眼睛斜睨着像一只死兔子的眼睛。

「我早應當來，上校，」他說。「但是你缺乏合作的誠意使我猶豫不前。」

藍塞說：「我記得你是在等候你所做報告的回音啊？」

「我是在等候比這更重要的東西。你拒絕我担任市長的職位，你說我這個人沒有價值。你沒有想到你們到這裏來以前，我早已在這城裏住了好多年了。你不聽我的勸告，把市長留任下來。」

藍塞說：「要是沒有他，我們在這裏也許會比現在遭遇到更多的困難了。」

「這是各人的見解不同，」考萊爾說。「我以為這個人是一羣叛變者的

首領。」

「胡說。」藍塞說，「他祇是一個極淳樸的人。」

考索爾用他的手從右邊袋裏摸出一本黑的小冊子，用手指翻了開來。

「上樓，你忘記了我是什麼事都有來源的。你未來之前我早在這裏了。我應當報告你奧頓市長是和這個社會裏每件發生的事情都有不斷的關係。湯特中尉被殺的那晚上，他就在謀殺案件發生的那所房子裏。當那個女人逃到山上去的時光，她就住在她的一個親戚家裏。我跟着她到那地方，可惜她已走了。每次有人逃走，奧頓都知道而且還幫助他們。我還很疑惑關於這些小小的降落傘他也許又是有一份的。」

藍塞很迫切的問，「但是你無法證明啊。」

「不，」考索爾說。「證明我確不能。第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以後如



何我祇能猜測了。也許到現在你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了吧。」

藍塞輕聲的說：「你的意見怎麼樣？」

「這些意見，上校，也許已經不單是一些意見而已。奧頓應當扣押起來，他的生命應當以這社會的安寧為標準。他的生命就看炸藥管上面那根火的線是否再被點燃。」

他又伸到袋裏，拿出一本捲着的書，他揭了開來，放在上校的面前。

「這是我向總部報告所得的答覆，請你注意這裏賦予我的一些權力。」

藍塞看看那本小書。他就輕聲的說：「你竟爬到我上面去了，是不是？」他眼中表示着一種坦白的滿意。他向考萊爾望着，「我聽說你受了傷，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考萊爾說：「當你們的中校被殺的那晚上我是深怕被擊而匍伏着。巡

還隊把我拯救了。那天晚上這城裏有幾個人坐了我的船逃掉了。上校，我現在是否要比過去更堅決的要求把奧頓市長扣押起來呢？」

藍塞說：「他就在這裏，他沒有逃掉。我們怎麼還用得着拘押他做人質呢？」

忽然在遠處有一個爆炸的聲音，兩個人大家向聲音來的方向看着。考索爾說：「就是這個東西，上校。你知道得很清楚，假如這次試驗成功了，每一個佔領國家都會有這種爆炸品的。」

藍塞低聲的重覆着說：「你有些什麼意見呢？」

「就是我一剛纔講的，奧頓必得扣押了作為叛變的擔保品。」

「假如他們叛變，我們鎗斃了奧頓呢？」

「輪下來是那醫生；他雖然沒有職位，他是在這城市裏第二個有權威

的人物。」

「但是他並無官職啊。」

「他獲得人民的信心。」

「我們鎗斃了他便怎樣呢？」

「那麼，我們有了權力了，勞農也可壓服了。我們殺死了爲首的人，

叛變即可壓服。」

藍塞嘲笑他說：「你真這樣想嗎？」

「事情必得這樣做。」

藍塞慢慢地搖搖他的頭。然後他嘆道，「衛兵！」門開了一個兵在門口出現。「軍曹。」藍塞說：「拘捕奧頓市長，還要拘捕溫特醫生。你就把責任把奧頓看守着，并且把溫特立即帶到這裏來。」

衛兵說：「是的，吳官。」

藍塞望望考萊爾。他說：「你知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做的是停什麼事。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做的是停什麼事情。」



## 八

在這小城市裏，消息傳得特別快。這是在門口用耳語，用迅速而合意的目光傳播的。「市長被捕了」，「這個城市中傳播着微渺的安靜的快樂。一種熱烈而微渺的快樂。人民靜靜地在一起談了幾句話，大家又走開了；買食物的人向店員靠近了一會，一句話已傳達了過去。

人民到鄉下，到森林中去搜尋炸藥。小孩子們在雪裏遊戲，找到了炸藥，因為他們現在也受過訓練，便打開了紙包，吃下了朱古力糖，然後把炸藥埋在雪裏，再把埋藏的地點回去告訴父母。

鄉下遠處有一個人拾到一支藥管，讀着上面寫的施用法，便對自己說：「我不懂這是否真會發生救去呢。」他把藥管豎在雪裏，點了火藥線，他跑遠了去計數。但是他計算得太快了，到數到六十八才爆炸。他說：「這倒確實有效的。」於是他忽忽地再去搜尋更多的藥管了。

好像待了信號一般，人民忽然都走進了屋子把門關上了。路上寂然無人。在煤礦裏，兵士們把每個上班的礦工都一再的搜查。兵士們因神經過敏而行動粗魯，他們用粗暴的話對付礦工。可是礦工們很冷靜的望着他們，而在他們的目光裏隱藏着一種微渺的熱烈的快樂。

市長官舍的客廳裏，桌子已收拾清楚了。一個兵看守着與頓市長的臥室。安妮正跪在壁火爐前面拿小塊的煤加在火上。她向站在與頓市長門口的衛兵看了一眼，便很靜聲的說：「你預備對他怎麼樣？」那個兵士並不答

覆她。

外面的門開了，另外一個兵進來，抓住了溫特醫生的手臂，他在溫特醫生背後把門關上了。就在屋裏裏門站着。溫特醫生說：「喂，安妮，前裏好嗎？」

安妮指着臥室說：「他在那裏。」

「他沒有生病吧？」溫特醫生說。

「不，他不會生病，」安妮說。「讓我看看是否可以進去通知他說你已在這裏了。」她走到衛兵那裏很驕傲的說：「去告訴市長溫特醫生在這裏，你聽見了沒有？」

衛兵並不答覆也不移動。但是他背後的門打開，與頓市長已站在門口。他不理會那衛兵，他掠過了他就是進房裏來，那衛兵開始想把他拉回



來，後來又回到門口自己的崗位。奧頓說：「謝謝你，安妮。你不要走得太遠，我也許會需要你的。」

安妮說：「不，先生。我不走開的，夫人很好吧？」

「她在梳頭髮。你要看她嗎，安妮？」

「是的，先生，」安妮說了又掠過了衛兵走進臥室裏把門關上了。

奧頓說：「你有什麼事情嗎，醫生？」

溫特勉強的猶笑了。一下指着那個衛兵說：「我猜想我是被掄了。這位朋友把我帶到這裏來的。」

奧頓說：「我想這件事情是免不了的，我倒不懂以後他們將怎樣？」兩個人互相看了好久，每個人都明白另一个人心裏想的是什麼。

然後奧頓好像剛纔在談話似的繼續說：「你知道就是我有，我也無法

阻止的。」

「我知道的，」溫特說。「但是他們不懂。」他又繼續了他剛才的思想，「一個有時開觀念的民族，」他說。「但是時間快到了。他們以為他們有一個領袖一個首領，而我們也是這樣。我們知道砍去了他們十個首領的頭就會使他們毀滅。可是我們是自由的人民。我們有許多的首領，像我們有許多的百姓一樣，必要時，領袖可以從我們中像香薹般的應時產生。」

奧頓把手放在溫特的肩上說：「謝謝你，我知道這一點。但是我聽你說了使我更高興。我們這些渺小的百姓是不會被征服的，是不是？」他在溫特的臉上熱切的搜尋着答覆。

醫生又安慰他說：「不，他們不會的。事實上，他們獲得了外界的發

助更要強大起來。」

庫裏暫時靜了一箇。衛兵的位置略微移動了一下，來福鎗碰到了鈕扣發出一點聲音。

奧頓說：「我現在還可以幫你談話，醫生，恐怕以後不能和你再談了。我的心裏有一件很慚愧的事情。」他咳了一聲，看了看那挺直的兵，那兵並不表示聽見了什麼。「我在想到我的死。根據他們的定例，他們一定要殺死我的。」然後把你也殺死。「當溫特默不作聲時，他說：「是不是？」

「是的，我猜是的。」溫特走到那只有套子的椅子那裏，他剛要坐下時「看見套子已破了，使用手指去摸了一下好像可以縫補牠似的，然後因為知道他就了解以才輕輕地坐了下去。

奧頓繼續說：「你知道，我是有些害怕的。我想過逃走的方法，離開

這地方。我也想過去求他們保全我的生命，雖然這是使我感到慚愧的。」

溫特仰起頭來說：「但是你沒有這樣做啊。」

「不，我沒有。」

「你不會這樣的。」

奧頓遲疑了一下。「不，我不會的。我祇是想想而已。」

溫特溫和地說：「你怎麼知道別人沒有想到這一點？你又怎麼知道我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我不懂他們爲什麼也捉住你，」奧頓說。「我猜他們也會把你殺死的。」

「我也這樣想，」溫特說。他又玩弄着手指，看着他們上下的轉。

「你知道這個。」奧頓靜默了一回，然後他說：「你知道，醫生，我是

一個渺小的人，這又是一個渺小的城市。但是一個渺小的人必得有一點可以散發出火燭的火花。我害怕，我十分的害怕，我會想到我能够用的各種醫救我生命的方法，然而這種思想即刻就過去了。現在有的時竟，我覺得有一種快樂，我好像比我現在更偉大更完美。你知道我在怎麼想，醫生？」他笑着，記起來了，「你記得在學校裏讀的『辯證書』裏，蘇格拉底說：『有人會說：『蘇格拉底，在生命的過程中假如你早死了，你是否會感到慚愧呢？』對於他，我會很光明的答覆：『你錯了，一個有用的人是不能估計他生死的機會的，他祇應當考慮他做的事情對還是不對。』』奧頓息了一會，他在想法去記起這句話。

溫特醫生很緊張的向前坐着，他跟了說：「是，做一個好人的事還是做一個壞人的事。」我想你把那句子記錯了。你不是一個好讀書的人。你在

蒲斥學校的演說儼裏也是念錯的。」

奧頓笑了：「你還記得那件事嗎？」

「是的，」溫特說。「我記得很清楚，你忘記了一行或是一個字。那是行墨業禮，你是那樣的興奮你忘記把襯衫角塞進去，因此那襯衫角就拖在外面，你還不懂別人爲什麼在笑你。」

「奧頓自己笑了。他的手偷偷的伸到背後去摸摸他的襯衫角是否又拖在外面。」

「我那時自己當蘇格拉底，」他說。「我罵的是校董會。我痛斥他們，我責罵他們，我可以看見他們的臉都漲紅了。」

溫特說：「他們是閉住了氣不敢笑，因爲你的襯衫角拖在外面。」

奧頓市長笑了：「有幾年了，四十年了吧。」

「四十六年了。」

臥室門口的衛兵輕輕的走到外門的衛兵那裏。他們用暗角輕輕的說話，像小孩子在學校裏耳語一般。

「你站了好久？」

「一夜了，眼睛都張不開來。」

「我也是這樣。昨天船上帶來了你太太的信息嗎？」

「有的，她說她向你問好。她說她聽說你受傷了。她信上沒有多說話。」

「請你告訴她我很好。」

「當然，我寫信的時候會告訴他的。」

前長仰起頭望着天花板，他喃喃着：「聽！聽！聽，我不懂我還記得

那一句話是怎樣說的呢？」

溫特提示他說：「現在，噢——」

奧頓輕輕的說：「現在，噢，宣判我的罪孽的人——」

藍塞上校輕輕的走了進來，衛兵向他立正。他聽見了話，就止了步聽着。

奧頓仰視着天花板，爲了記起那句古話，他有些迷糊的樣子。「現在，宣判我的人，」他說，「我要向你預言——因爲我快要死了——一個將死的人天賦他有預言的能力的，我——向你謀殺我的人預言——我死了以後——立刻——」

溫特站了起來說，「去。」

奧頓望望他，「什麼？」



溫特說：「那個字是『去』，不是『死』。你從前也會說錯的，你在四十六年前也說錯了的。」

「不，那是死，那是死。」奧頓向周望了一下，看見藍塞上校正望着他。她就問：「那是『死』字嗎？」

藍塞上校說，「是『去』，那是我去了之後。」

溫特堅持着說：「你看這是二對一，確實是『去』字。這和你過去說錯的一樣。」

於是奧頓向前直望着，他的眼睛正在想着過去的一切，看不到外界一點東西。他繼續說：「我向謀殺我的人預言，立刻等我去了以後，比你所加於我身上更重的責罰一定在等候着你。」

溫特很高興地點點頭，藍塞上校也點了點，他們好像在幫他去記憶似

的。奧頓又繼續說下去：「你殺死我是爲了你們要避開那原告，而不願把你們一生的行狀——」

潑拉格爾興奮的衝了進來。叫着：「藍塞上校！」

藍塞上校說：「噓——」他伸出手去阻止他。

奧頓又輕聲的唸下去：「但是事情不會像你設想的那樣，正巧相反，」他的聲音更響了：「我說將來會比現在有更多的人控訴你。」他的手做了一個姿勢。一種演說的姿勢：「這些控告的人是我過去所約束住的。他們比較年輕，所以他們對你們將不顧一切，而他們對你們將更仇視。豈他感着眉在想。

潑拉格爾中尉說：「藍塞上校，我們已搜到幾個藏有炸藥的人。」

藍塞說：「噓。」

奧頓接下去唸，「假如你以為殺死了就可以防止人家譴責你們罪惡的生活，你就錯誤了。」他擡了眉想着，他望着天花板，他很忸怩的微笑了一下，他說：「我就祇能記得這一點，別的都忘記了。」

溫特醫生說：「四十六年以後你背得很不差，四十六年前就沒有這樣好了。」

潑拉格爾中尉又插了進來，「他們藏着炸藥，監塞上校。」

「你把他們捉來了沒有？」

「捉來了，洛夫脫上尉和——」

監塞說：「叫洛夫脫上尉看管着他們。」他定了定心，衝到屋子裏說：

「奧頓，這種事情必得禁止。」

市長毫無辦法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們是無法禁止的，長官。」

藍塞上校很嚴厲的說：「我現在逮捕你作爲人質來保證你們人民的安份行爲，這是我的訓令。」

「這是無法禁止的，」奧頓很簡單的說。「你不瞭解，假如我阻止他們，他們也會自己去做的。」

藍塞說：「你老實告訴我你是怎樣想的。假如人民知道他們點了一根火柴線你就會被鎗斃，他們會不會再這樣做呢？」

市長失望地看看溫特醫生。於是臥室的門開了，夫人走了出來，手裏拿了市長的官職鑰條。她說：「你把這東西忘記了。」

奧頓說：「什麼？噢，是的。」他俯下了頭，夫人便把那官職鑰條套在市長的頸間。他說：「謝謝你，親愛的。」

夫人又訴怨着說：「你老是忘記他，你簡直常常忘記的。」

市長把鏈條的一端握在手裏——是一個上面刻着官印的金章。藍塞又追逼了一句，「他們將怎樣呢？」

「我不知道，」市長說。「我想他們還是要點那火藥線的。」

「假如你請他們不要這樣做呢？」

溫特說：「上校，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個小孩在堆一個雪人。有三個兵看守着他，不讓塑你們領袖的像。他却在他們破壞之前已塑得很像了。」

藍塞不理會那醫生。「假如你叫他們不要做呢？」他又說了一遍。

奧頓好像在半睡眠狀態中，眼睛垂着，他在設法想。他說：「我不是  
一個很勇敢的人。長官，但是我想，無論如何他們要點的。」他掙扎着說，「我也希望他們這樣做。假如我叫他們不要做，他們倒會不高興的。」

夫人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請你證一會兒，親愛的，」市長說。

「你以為他們會點頭的嗎？」藍塞堅持着。

市長很驕傲的說：「是的，他們會點頭的。我在生死之間無權作選擇，你知道的，長官！但是我却有權選擇我應怎樣去做。假如我告訴他們不要戰鬥，他們會不高興，而且他們一樣要戰鬥。假如我告訴他們去戰鬥呢，那他們不但會高興，而且我這個不很勇敢的人也可以增加他們一點勇氣。」他很抱歉的微笑着，「你知道，我的結局是一樣的，所以我很容易去應付這些事。」

藍塞說：「假如你說是，我也可以告訴他們說你說否。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你是求過我們饒恕你的生命的。」

溫特很憤怒的插進去說：「他們會知道的，你們不會保守秘密的，有

一天晚上，你們那裏一個人逃走了，他說蒼蠅反把捕蠅紙征服了。現在全國都知道了這句話。他們還把牠編了一只歌，蒼蠅把捕蠅紙征服了。上校，你們是不會保守祕密的。」

從煤礦那裏一支警笛在那裏銳利的吹着。一陣寒風把雪花都打在窗上。

奧頓還在撫摸着他的金章。他輕聲的說：「你要知道，長官，沒有辦法可以改變他們。你們將來是會被擊滅而被驅除出去的。」他的聲音很柔和，「人民不願被人征服，長官，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被人征服。自由的人民是不會挑起戰爭的，但是一次開始了，他們在失敗中也能戰鬥。下流的群眾，一個領袖的盲從者就不會這樣做。所以下流的群眾常常可以打勝仗，自由的人民才得獲得最後的勝利。你將來會明白的，長官。」

藍塞站得挺直而僵硬的。「我的命令已說得很清楚。十一點鐘是最後的限期。我已有了人質，假如發生了暴動，人質就要被執行死刑。」

溫特醫生向上稜說：「假如你明知要失敗的，你是否還要執行命令呢？」

藍塞的臉色很緊張。「不論結果如何我要執行我的命令。祇是我在想，先生，假如你能够出一張佈告，至少可以拯救許多人的生命。」

夫人很哀痛的說：「我希望你告訴我你們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這都是些胡說八道而已，親愛的。」

「但是他們不能把市長拘捕啊，」她向他解釋。

奧頓向他微笑。「不，」他說。「他們不能拘捕市長。市長是自由的人民所具有的一種理想。他是無從拘捕的。」



遠處有一聲爆炸的聲音，回聲傳到山裏又傳了回來。煤礦裏的警笛吹着銳利而刺耳的警告聲。奧頓很緊張的站了一會兒，然後他微笑了。第二次爆炸聲響了——這次是更近而更響——回聲從山裏傳回來，奧頓看看他的表，然後把他的表和官職鏈夾在溫特醫生的手掌中。「蒼蠅怎麼樣了？」他問。「蒼蠅把捕蠅紙征服了，」溫特說。

奧頓喊，「安妮！」臥室的門立刻打開。市長說：「你聽見了嗎？」  
「聽見了，先生。」安妮感到很不安。

現在爆炸聲又在隣近響了，有木片崩裂和玻璃擊破的聲音。衛兵背後

的門也吹開了。奧頓說：「安妮，我希望你在夫人需要你的時候，永遠陪着

她，不要離開她。」他把手臂抱着夫人，他在她臉前親上吻了一下。然後他走向潑拉格爾中尉站着的地方。到了門口他回頭向溫特醫生輕聲的說

：「克列多，我還欠了阿斯克列辟斯一只雞。請你記住替我把這筆債還清了。」

溫特閉了一回眼睛。然後他回答，「這筆債會還清的。」

於是奧頓笑了。「這句話我記得的，我沒有把這句話忘掉。」他把手放在潑拉格爾的手臂上，那中尉却避開了。

溫特慢慢地點着頭。「是的，你記得的。這筆債會還清的。」

# 了去下亮月

元 十二 册 每  
 半角一元一費掛郵埠外

著克培坦斯。美  
 譯璧家趙

以一人鼠之間一與一憤怒的葡萄一躍而為今日美國文壇健將之斯坦培克，向以暴露美國下層社會的生活為小說題材。本書則以戰時挪威為背景，寫一個小城市被德軍和平佔領後，人民的仇恨，挪好的醜態。主角奧頓不肯認賊作父，殺身成仁，人民從事救護工作，準備還此血債。原書為一九四二年美國最銷行之長篇戰時小說，本書根據最近自美國寄來之原本全譯出版，共約八萬餘字，業已

## 離婚

老舍創作

每册廿六元  
 外埠郵掛費二元三

老舍先生的小說有他獨特的風格，以諷刺的筆調，寫現實的題材。這部長約二十餘萬字的一部長篇小說，更可為作者的代哀作品。本書在滬印行時，銷行極廣，惟戰後運入內地者，為數不多，此次重排出版，凡愛好老舍先生作品者，務必人手一册。

。作金巴。

元 八十 册 每  
 半角一元一費掛郵埠外



巴金先生寫完許多許多的長篇小說，但是作者自己認為最滿意的，是本公司所出版的三本書：「霧」、「雨」、「電」。這是在本書序文中自己所說的，他說這是他自己暗中所喜歡的一部書。現在，又經作者修正後，重排出版，先出「霧」。本書在上海出版時為良友文學叢書中銷行最廣書之一。現已付印，即將出版。

# (一) 兄弟們

著基斯夫也安思陀·俄

譯之濟耿

本書原名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為俄國文學大家杜氏生平所作，最長最佳的長篇小說。全書一百餘萬字，已由俄國文學專家耿濟之先生自俄文原本全部譯出，將分四部出書。本書為淫蕩鄙吝的老人卡拉馬助夫和三個兒子一個私生子間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曲折，引人入勝，而陀氏的哲學思想，也在本書中表自無餘。第一部約二十餘萬字，一大厚冊，三色封面，外加書腰。

每冊二元四角  
外埠郵費二元三角

# 在 城市裏

張天翼作

四百餘頁 每冊三十元  
外埠郵掛費二元三角

## 愛眉小札

這是做詩人徐志摩生前寫給陸小曼女士看的一本戀愛日記。寫他與小曼女士從初戀到失戀的一段生活，整篇故事是一幕有頭有尾的悲劇。一字一句都是嘔血寫成。附詩人寫給小曼的簡書千數封，和小曼寫給詩人看的一部日記。本書在滬出版，銷行數萬，重排本附小曼新序一篇。

二百餘頁 每冊十五元  
外埠郵掛費一元一角五分

華原先生的創造者張天翼先生，在這一部長篇小說裏，又運用了他那了不起的諷世才能，描出了幾個在我們社會裏所時常看見的人物，心理的動作的刻劃，均表露無遺。本書前曾在大公報的國聞周報上發表一小部份，頗受讀者歡迎。現已全部完成，部三十五萬字，為近年來國內出版界一大厚冊，三色封面。

版初林桂月四年五四九一

貝 漢 不 志 丁

美 國 經 濟 學 概 論

必 翻 所 版 翻  
究 印 有 權 譯

元 二 廿 幣 國 價 實

No. 520

美 國 經 濟 學 概 論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查證圖書字第三三八號



82

498057



46